

四書尊注講意大全

大德



漢書門			
八	五	五	六
一	〇	五	六
冊	架	函	號

漢書	
八	五
一	〇
冊	架

四書八ノ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556
冊數	10 ( 1 )
函號	277 59

277-59

0 1 2 3 4 5 6 7 8 9 10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御製四書大全序

淺草文庫

朕惟管者聖王繼天立極以

道治天下自伏羲神農黃帝

堯舜禹湯文武相傳授受上

以是命之下以是承之率能

致雍熙悠久之盛者不越乎  
道以爲治也下及秦漢以來  
或治或否或久或近率不能  
如古昔之盛者或忽之而不  
行或行之而不純所以天下

卒無善治人不得以蒙至治  
之澤可勝嘆哉夫道之在天  
下無古今之殊人之稟受於  
天者亦無古今之異何後世  
治亂得失與古昔相距之遼

絕歟此無他道之不明不行  
故也道之不明不行夫豈道  
之病哉其爲世道之責孰得  
而辭焉夫知世道之責在已  
則必能任斯道之重而不敢

忽如此則道豈有不明不行  
而世豈有不治也哉朕繼承  
皇考太祖高皇帝鴻基卽位以  
來孳孳圖治恒慮任君師治  
教之重惟恐弗逮切思帝王

之治一本於道所謂道者人  
倫日用之理初非有待於外  
也厥初聖人未生道在天地  
聖人既生道在聖人聖人已  
往道在六經六經者聖人爲

治之迹也六經之道明則天  
地聖人之心可見而至治之  
功可成六經之道不明則人  
之心術不正而邪說暴行侵  
尋蠹害欲求善治烏可得乎

朕爲此懼乃者命儒臣編脩  
五經四書集諸家傳註而爲  
大全凡有發明經義者取之  
悖於經旨者去之又輯先儒  
成書及其論議格言輔翼五

經四書有裨於斯道者類編  
爲帙名曰性理大全書編成  
來進總二百二十九卷朕間  
閱之廣大悉備如江河之有  
源委山川之有條理於是聖

四書大全 卷之五  
賢之道粲然而復明所謂考  
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  
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  
以俟聖人而不惑大哉聖人  
之道乎豈得而私之遂命工

四書大全 卷之五  
悉以鈔梓頒布天下使天下  
之人獲覩經書之全探見聖  
賢之蘊繇是窮理以明道立  
誠以達本脩之於身行之於  
家用之於國而達之天下使

家不異政國不殊俗大同淳  
古之風以紹先王之統以成  
熙皞之治將必有賴於斯焉  
遂書以爲序

永樂十三年十月初一日

纂輯大全講意說

粵自

宣聖廓道源孟氏闡遺  
緒盡挈萬古心宗寄諸



語孟之書也迨後漢儒  
解經更甚於秦火以故  
斯道若存若亡雖有荀  
董韓楊輩繼出未有聞

焉至關閩濂洛諸儒應  
運而起始得其傳而紫  
陽朱子集諸子之大成  
其於四書作爲章句集

註又有或問小註等焉  
剖微發奧所以繼逞開  
來而爲斯道之南針者  
其功良不少也是以自

宋迄元儒者畫一守之  
罔敢失墜至我

成祖文皇帝纘承大統特  
命儒臣纂輯大全頒行

學較於以表章傳註統  
一聖真猗歟盛哉夫何  
隆萬以後淺儒末學詆  
呵朱子排擊先儒操戈

其中索罔於外岌岌乎  
有人心世道之悲是今  
皇上御極加意廣勵崇稽  
古之道黜非聖之書首

飭學臣悉遵朱註大全  
正說一切詭異怪誕者  
盡屏之  
功令再申盡  
人宜答

聖明之望啟翼道之思獨  
吾友天如張氏毅然以  
此道爲已任力尊經傳  
遂纂輯大全註疏更叅

以蔡氏蒙引遇有舛者  
更之訛者正之繁者芟  
之缺者補之字櫛句比  
大闡先聖之精神弘開

紫陽之面目固爲當代  
之良臣亦足當先正之  
功臣也予不敏復念近  
時風氣日開宗工輩起

人各自有不可磨滅之  
識其談理不謬於先正  
者亦未可盡置之也不  
揣廣蒐摭採鎔爲講說

撥於天如大全之上晉  
挈全旨後疏節意補以  
所未備附以所可叅統  
之宗主大全而佐以諸

名篇之心得務期於考  
亭先生點滴血誠不一  
綫繆盞俾孔源孟緒燦  
乎如日月之麗天而

聖天子尊經守傳之功  
令亦可不煩申飭矣其  
他一切詭異怪誕操戈  
索罔之徒盡匿跡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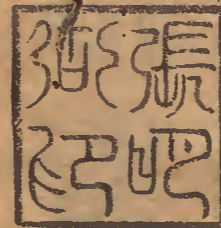
敢肆喙於  
光天之下也則洗蒙氣  
而邛孔孟之心宗以鼓  
吹經術勸勸

熙隆之盛治斯編亦有微  
助云予不敢自任作者  
惟端肅秉誠與天如氏  
共廣



皇上之勅諭以告諸天下  
可也

盟弟張明弼公亮書



叙言

宋人以理學考當代而生晦  
翁又集其大成爲傳誼史後  
之學者一開卷便見聖賢宗

帝以其功誠可凌漢唐而  
之矣然宗雖知重理學却未  
曾著之功令故韓侂胄以借  
儒學名目以為鍛鍊諸賢輩

而終宗之世僅可稱為一家  
言也我朝以制義取士以集註  
功令人皆知有程朱至

文皇帝復令儒臣纂修大全  
諸書蓋亦以傳記之外法儒  
議論尚有發明餘蘊宜收輯  
以為統會垂後世故先正筆

讀書只傳註大全二書而已  
迨王新建以良知為宗傳  
而于傳註多所彈駁而後來  
諸名儒又各獸任已見以闡

揚宗風所亦發宗人訪未及  
之義可以翼之並行者也獨  
恠是風一唱而後人遂不知  
統宗僅至嘉傳注而不讀即

讀之又不加作何解其彼法  
儒大旨則又只以供筵臺一飽  
矣蔡夫蒙引出頗為傳注功  
臣能只盛行一時再傳之後竟

為新達一派訪掩夫鄒魯  
以來一厄于毒火至今令人  
恨、毒而漢之法儒能為疏  
解厥功亦大乃為宋人訪彈

駭而宋人羣衍宗傳又復為象  
明法上訪彈駭以示互各私一  
家之學未嘗以聖賢心印為  
之詳其得失者也印能得生

心印亦須知其法入何途始  
可名之學昔陸子靜朱晦翁  
鷺湖之辨每不相能每以兩  
人認途各別故遂至互爭是

能直待後來工夫各到而卒  
相服今王新建良知一宗正  
是陸子靜德性法門字不足  
以証聖學第必盡削去尚學

之功則新建之道後人以新  
建之良知近于異端又極力  
彈駁并累及陸子靜則是後  
人之道迹來又獨澄新建之

字凡語皆收歸在內着解而  
遂豪置傳註則又令人之  
故余特年來約法回社以尊  
注為主而大之蒙引為輔蓋

必能了却三書之案而於孔  
曾思孟之旨思過半矣乃吾友  
張之亮仍於泰之以讀名公  
新解以見我

胡法儒之理學可云宗人煥美  
此意寔救我心然而三書卷  
帙浩繁不若其書蔓之病故  
於暇時聊為刪削以傳注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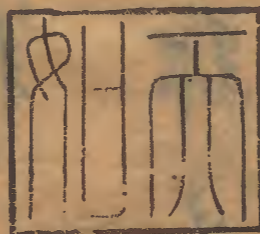


經而以蒙引大全解傳註至  
於諸名公講義可以佐三書之  
訪未備則乞亮寔有方焉余  
何敢掠其美哉故併錄之以

示于世庶後之學者操之以為  
應主嗜矣可也且徒鄙是書  
僅為一書則吾不知其母又  
果安在哉

崇禎十年壬午冬月後學婁東

張溥書



凡例十六條

一朱子集註闡

宣聖之道脈集諸儒之大成其理談博其辭簡切讀者僅貌

皮膚未探精奧遺下背註趨新異喙爭鳴張太史起而砥

其瀾因纂大全小註列於傳註句段之下務尊朱註使後之

學者一目了然知紫陽大意不為謬說所惑

一園外註與朱子本註相發明者仍採大全蒙引以闡揚之或

全錄或節取摭期不失尊註之旨云爾

一大全係宋元諸名儒所著作惟我

太宗文皇帝興起文教。與侍從名臣商確纂輯成書。茲因坊刻  
大全向無善本。句或脫落。字多舛誤。太史所閱係家藏  
國初原本。故無魚魯豕亥之訛。

一大全中或數說而不越一旨。或一意而重複其辭。悉刪繁錄  
要。若夫可以翼經傳者。並皆存之。如隻字與註相背戾。槩不  
錄入。

一蒙引一書。原與大全相表裏。故道德性命之旨。剖微抉奧。先  
儒詳哉言之。至於提挈綱領。疏解字句。則非蒙引不備。茲採  
其精妙者。合為一書。庶使學者一寓目間。統紀犁然。源委畢

貫。而不謬於考亭之正傳也。

一蒙引增附小註後。大段則標蔡先生姓號。或一字之下。一句  
之中。未標姓氏者。俱係蒙引採入。

一大全小註。中間引易詩書三傳。周禮左國史記綱鑑等事實。  
叅核經傳。有關有要者。太史俱節採以附小註之下。俾讀者  
便覽焉。

一朱註有剖明經旨者。以密圈標之。有闕鎖照應者。以白空點  
標之。學者幸留心詳玩。毋負太史苦心。

一名講張泰嶽直解鄒嶧山演義蘇紫溪兒說項水心鄉嬛葛

四書大全 序  
此瞻湖南講涂伯聚兒訓陳大士四書讀艾子子題義章大  
力留書俱係宗工名言。憲課秘論。闡幽悉理。各極精微。集中  
備採而融鍊之。真語錄玄霏。苑林捷徑。閱之指義了然。如明  
鏡在目。真能細心研究。則風簷寸晷之下。誠取之左右逢其  
原耳。或有立異走僻者。雖新奇不錄。  
一名說凡摘訓存疑淺說折衷合編醍醐微言及翼註實義辭  
義經正說山俱精採貫串。列於講後。章節句字。大意詳略。學  
者不必更求他說矣。  
一張彥陵說統首叙章旨。次分節。次考異。凡先賢往哲。已經行

世者。并備錄之。或參入意中。或附於意後。覽者詳之。

一陳慧生說書。折衷衆說。定一時之正衡。獨出新裁。剖千古之  
疑案。誠舉業金針。後學指南。悉採入之。

一蘆窾指南。代言析疑。衷旨副墨。合刪水月。四書脉。孤白解。四  
書演備。摘妙義錄之。

一講意圈點。俱出太史手筆。其譚理入微處。則密圈。章旨肯綮。  
字眼照應。神氣呼吸處。則尖白點。敷衍大義處。則單密點。得  
太史下筆之妙。於斯道過半矣。

一註疏立說。多與朱註相背。間有一二語可參補經傳者。採附

於後。

一四書攷證。邇來坊刻甚多。然或踈而多漏。或博而不精。至禡引仙經禪乘之言。無關理要。且妨其俚誕。存其簡核。又叅以六經諸史。性理衍義。及註疏。或問等書。彙集一編。附於學庸語孟大全之末。以便學者有所援證。與聖經賢傳之旨相印可。非徒以資博洽已也。

繡谷後學周汝壽喬齡氏識

引用先儒姓氏

朱子

熹 晦 仲 晦

晦 菴 新安

鄭氏

玄

孔氏

穎 達

周子

敦 頤 茂 叔

濂 溪

程子

顥 頤

伯 淳 正 叔

明 道 伊 川

張子

載 厚 子 厚

橫 渠

邵子

雍 堯 夫

康 節

藍田呂氏

與 叔 大 臨

和靖尹氏

焯 焯 彦 明

上蔡謝氏

良 佐 顯 道

廣平游氏

醇 定 夫

建 安

河東侯氏

師 聖 仲 良

龜山楊氏

時 立 中

安定胡氏

瑗 翼 之

華陽范氏

祖 禹 淳 父

海 陵

眉山蘇氏

子軾 瞻

東坡

林氏

少穎

三山

致堂胡氏

明寅 仲

豫章羅氏

從素 彦

沙隨程氏

可通 父

延平李氏

愿中

象山陸氏

子九淵 静

東萊呂氏

祖謙 恭

金華

南軒張氏

敬夫 廣漢

止齋陳氏

君舉 良

樂菴李氏

彥平 江都

北溪陳氏

安卿 淳

館璋

勉齋黃氏

直幹 三山

慶源輔氏

漢卿 廣

潛菴

節齋蔡氏

伯淵 静

九峰蔡氏

仲默 沈

覺軒蔡氏

仲模 覺

潛室陳氏

器植 之

永嘉

桔菴葉氏

味賀 孫

知道

格菴趙氏

順孫

桔菴

西山真氏

景德 秀

建安

葉氏

少蘊 夢得

石林

蒙齋袁氏

廣甫 微

四明

張氏

子韶 成

范陽

徽菴程氏

譚氏

惟寅

高要

何氏

夢新 貴

北山 嚴陵

晏氏

天台潘氏

子時 舉

宣氏

王氏

回

雙峰饒氏

仲元 魯

鄱陽

玉溪盧氏

孝孫

勿齋程氏

達元 庸

新安

疊山謝氏

君直 栢得

廣信

番陽齊氏

夢龍

四書大全 姓

邢氏 昂

仁山金氏 履祥 吉甫

田如黃氏 仲元

汪氏 炎祖 古逸 新安 草廬

臨川吳氏 澄 幼清

雲峰胡氏 炳文 仲虎

新安倪氏 士毅 仲弘

番陽朱氏 公遷 克升

附 盧齋蔡氏 清

蛟峰方氏 逢辰 節初 青陽

厚齋馮氏 奇之 南康

勿軒熊氏 去非 建安

魯齋許氏 平仲 衡 仲

歐陽氏 原功 圭畜

新安陳氏 櫟 壽翁 定宇

東陽許氏 謙 益之 白雲

吳氏 程

晉江

諸名家姓氏

纂輯大全

張天如 諱 溥

纂輯講意

張公亮 諱 明弼

鑒定

葛北瞻 諱 寅亮

黃石齋 諱 道周

劉鷓岑 諱 先春

陳慧生 諱 天定

聶蘇門 諱 文麟

沈去疑 諱 幾

四書大全 生氏

四書大全

卷之

六

傅右君諱朝佑

翁水因諱鴻業

徐九一諱沂

馬君常諱世奇

龔鑑猥諱廷獻

張受先諱采

項水心諱煜

吳駿公諱偉業

王光復諱廷垣

王登水諱化澄

吳元珪諱之琦

劉淇棻諱孔敬

陳大士諱際泰

叅訂

周簡臣諱銓

夏彞仲諱允彝

陳卧子諱子龍

錢希聲諱肅樂

李鍾表諱登雲

周天格諱壽明

黃仲霖諱澍

倪伯屏諱長珩

包長明諱爾庚

傅木宣諱振鐸

較閱

艾千子諱南英

章大力諱世純

譚友夏諱元春

羅文止諱萬藻

揚維斗諱廷樞

陳愷若諱登岸

黃羨中諱正色

陳喬嶽諱歲倩

四書大全

卷之

六



戴玉卿諱司銓

孔登小諱大德

吳宣伯諱韓起

連如白諱城璧

洪君聘諱子賓

吳仲升諱堂

龔東政諱震

周介福諱長春

劉逸監諱昆治

陶乃冰諱元良

袁閣叔諱光綱

桂拾伯諱開

李仲瑞諱芳

鄭體復諱以初

袁山容諱嶼

孔顯若諱事天

陳詭中諱問奇

章上卿諱循

李天開諱子

范贊嶽諱輔明

黃午倪諱金榜

何士元諱大掄

楊簡卿諱居敬

陳道掌諱元倫

余君翰諱應科

周贊玉諱廷瓚

張來倩諱運泰

余爾錫諱昌祚

張壯來諱運晉

余爾際諱昌會

張君載諱大寧

周侍地諱可登

周更生諱蘇埏

陳于克諱弘勳

劉若思諱孔教

王廓如諱化熙

西書大錄 姓

蘇殷明諱門曙

周以獻諱策

楊振子諱剛中

張公雋諱捷先

曹初揚諱君美

朱咫尺諱顏

蘇子憲諱俊

劉開侯諱肇慶

陳復尊諱曇

周羽伯諱維京

陳思協諱祖虞

林升曾諱長選

陳穉允諱昌晉

周喬齡諱汝壽

周文華諱尊素

劉申伯諱弘祖

袁逸如諱慄

袁俊如諱响

武吉甫諱迪祥

周鍾秀諱新祖

周戴甫諱首登

傅惺之諱純仁

周祥勇諱禎

吳季讓諱延陵

讀大學法

朱子曰語孟隨事問答。雖見要領。惟大學是曾子述孔子說。古人為學之大方。而門人又傳述以明其自。前後相因。体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為學所向。却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体已立矣。

○者這一書。又自與者語孟不同。語孟中只一項事。是一個道理。如孟子說仁義處。只就仁義上說道理。孔子不願淵以克己復禮。只就克己復禮上說道理。若大學却只統說論其功用之極。至于下天

大學章句序

蔡虛齋曰。大學二字。兼經傳言。章句者。經傳之章句也。今之右經某章右第某章是也。言章則句在其中矣。○序

也。言章則句在其中矣。○序者。序大學章句所為作也。

朱熹集註

大學之書。此書所以名大學者。正以其所載皆大學之道也。原在禮記中。即用篇首大學二字為篇名。

古之大學。此古字指三代意。居多不必大泥以兼義。農黃帝堯舜言。○此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此即所謂大學之書者。然也。

所以教人之法也。教人之法。即所謂大學之道也。蓋有天降生民。蔡虛齋曰。生民二字。相帶連。如所謂下民。丞民是也。謂之生民者。以其生靈不絕也。謂之降者。天在上。生民在下。則既莫不與之。蔡虛齋曰。天與之如何。曰。據人莫不二字。有以仁義禮智之性矣。朱子曰。天之生民。厥賦惟臚。意以仁義禮智之性矣。各與以性。性非有物。只是一箇道理之在我者耳。仁是箇溫和慈愛底道理。義是箇剛制裁割底道理。禮是箇恭敬樽節底道理。

○序

然天下所以平。却先須治國。之所以治。却先須齊家。之所以齊。却先須修身。之所以修身。却先須正心。之所以正。却先須誠意。之所以誠。却先須致知。之所以至。却先須格物。

○大學是為學綱目。先讀大學。立定綱領。他書皆據說在裏許。通得大學了。去看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正心事。此是修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

道理。智是箇分別是非的道理。凡此四者。具於人心。乃是性之本體耳。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蔡虛齋曰。性與氣質。一時齊有。氣質所以單言氣。自該得質。單言質。亦兼得氣。此云氣質。則兼舉而並言之。氣陽而質陰也。氣載於質。而理寓於氣也。氣質之稟不齊。而物欲之蔽在其中。是以不能皆矣。若氣稟清明。則自無物欲之累也。

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陳新安曰。性之所有。無智愚賢不肖之殊。惟氣有清濁。清者能知。而濁者不能知。故不能皆知。質有粹駁。粹者能全。而駁者不能全。故不能皆全。知性之所有。屬知。全性之所有。屬行。知行二者。該一部大學。意已寓於此矣。一有聰明睿智。此氣極其清。質極其粹者。於天下之理。無不睿。無所不灼。曰智。通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蔡虛齋者入於微之謂也。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以聰明睿智。則於性之所有。無所不知。能盡其性。則全之。不假言矣。此所謂生知安行也。所謂明於庶物。察於人。

○今只熟讀大學。作問。却以他書填補去。○大學是通言學之初。終中庸是指本原。極致處。

○問欲專者一書以何為先。曰先讀大學。可見古人為學。首末次第。不比他書。他書非一時所言。非一人所記。

入口看大學。固是着逐句看去。也須先統讀傳文教。熟方好。逐句仔細看。若全不識傳文大意。便看前頭。七維。

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盡字依吳氏程說。當為上聲。宜與中庸盡性盡字一樣看。則天必命之。據其理勢之必然。而云也。以為億兆之君師。君師只是一人。以其身都治。使之治而教之。蔡虛齋曰。不教之責。故兼稱君師。而曰使之治而教之者。君師之道。一也。然不曰教而治之。而必先之以治者。蓋不先有以治之。則教無由施。以復其性。程復心曰。聰明睿智。性之者也。治而教矣。以復其性。將使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伏羲。號曰伏羲者。以能馴。神農。曰神農者。以是也。此伏羲。代義。牲教人肉食也。神農。能知五穀之可養人而教。黃帝。曰黃帝者。黃土色。以其有土德之民。樹藝也。黃帝。瑞故稱焉。帝者。主宰天下之稱也。以上三帝。皆是號。堯。唐。虞。帝。○謚法。翼善傳聖。非謚也。亦非名也。堯。舜。曰堯。仁聖。盛明曰舜。所以繼天。蔡虛齋曰。繼天者。後天而奉天時也。天既與教之。使復其性。所謂贊天地立極。蔡虛齋曰。立極者。之化育也。所謂聖人成能也。中庸所謂脩身則。

中庸

又曰嘗欲作一說教人只將大學一日去讀一遍者他如何是大人之學如何是小學如何是明如何是德如何是新民如何是止于至善日如是讀月來日去自見所謂溫故而知新須是知新日看新方得却不是道理新但自家這個意思長地新

○讀大學初開也只如此讀後來也只如此讀只是初開讀得似不與自家相開後來看熟見許多說話須着如此做如此做自不得

○讀書不可貪多當且以大學為先逐段熟讀精思須令了了分明方可改讀後段看第二段却思量前段令文意連屬却不妨

名數物件

○問大學稍通方要讀論語曰且未可大學稍通正好着心精讀前日讀時見得前未見後面見得後未見得前面今識得大綱体统正好熟看讀此書功深則用博昔尹和靖見伊川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今人半年要讀多少書其且要人讀此是如何緣此書却不多而規模周備凡讀書初一項須着十分工夫了第二項只費得八九分工夫第三

道立所謂經綏天下之大經孟子所謂聖人人倫之至也此且就聖人一身說惟其能自盡其性故可以教人而使人人皆有以復其性所謂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者也此三代以上所以君師之道合而為一也  
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胡雲峯曰司徒之職統教百姓典樂之官專教胃子胃子謂天子之元子以至公卿大夫之適子也  
三代之隆其法浸備  
蔡虛齋曰其法浸備浸備者漸次而備也見郁平文故然後為備  
○此然後王宮  
王宮之與下文及周之衰相應  
國都  
國都皆有小學  
禮二十五家為巷  
曲而小巷  
莫不有學  
惟有小學無大學  
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  
蔡虛齋曰古者庶民子弟自八歲入小學至十四歲於其為人子弟為人少者之行凡百做人之事學之亦畧備矣凡州黨族遂鄉即皆有學但闕里之學為

小學而教之  
灑掃灑水於地曰灑以掃去塵土曰掃  
應對應對者應惟敬對也應短而對長應如應曰諾對如孔子對曰云云可見應短而對長有呼則應有問則對  
進退進退內則所謂在父母之所進退周旋慎齊曲禮所謂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之類  
節六者言節有禮五禮吉凶樂六樂一雲門二咸池三大武射五射一白矢二參連三御五御一鳴和鸞二大武射四舞交衢六書一象形二會意三轉數九數一方五逐禽左書註四處事五假借六諧聲數田二粟布三表分四少廣五商功六均輸七盈朒八方程九勾股  
之文六者言文其名稱此二字似  
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繼世而有天下者也  
衆子亦有君國之任者  
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未立位故不稱太與凡民無職之俊才為俊秀

頃便只費時六七分工夫少間讀漸多自通貫他書自着不得多工夫

○看大學俟見大指乃及他書但看時須是更將大段分作小段字句不可容易放過常時暗誦默分反復研究未上口時須教上口未通透時須教通透已通透後便要純熟直待不思索時此意常在心胸之間驅遣不去方是此一段了又換一段看令如此數段之後心安理熟覺工夫省力時便漸得力也

又曰大學是一個腔子而今却要填教他寔如他說格物自家須是去格物後填教他寔看誠意不然若只讀得空殼子無益也

○讀大學豈在着他言語正欲驗之于心如何如好好色惡惡臭試驗之吾心果能好善惡惡如此乎聞居為不善是果有此乎一有不至則勇猛奮躍不心必有長進今不知如此則書自書我自我何益之有  
陳新安曰此讀書之法皆當如此非但大學也

言其才智之秀皆入大學陳新安曰凡民為賢者得出乎等夷也皆入大學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蔡虛齋曰

不止曰脩己治人而必先以窮理正心者大學以知為入門苟不先有以知之則已之當如何而脩人之當如何而治皆無所措手之地矣心者萬事之本根窮理而不正心則理為徒窮無所存貯之地失其發用之本矣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云云窮理二字該格物致知正心二字該誠意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分小學大學所教之節目所謂君子之道不可誣者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校之設其廣如此也○廣教之之術術即法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八歲則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等事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等事所教之節目也此所謂教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也而其所以為教

所以為教之事也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陳新安曰上言學校施教之法此言君身為立教之本即所謂為億兆君師繼天立極者也躬行心得謂躬行仁義禮智之道心得仁義禮智之德即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彝倫常理也言外便有佛老○蔡虛齋曰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就上之為教者言民生日用彝倫就在下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吳氏程曰無不學是說小學以來事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為黃洵饒曰性分謂仁義禮智信固有謂天命職分謂五倫而各俛焉以盡其力胡雲峯曰前說上之所以為教此說下之所以為學○陳新安曰俛焉盡力與前知性之所有而全之相應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教指俗美於下指所以為學言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許東陽曰自首

言其才智之秀皆入大學陳新安曰凡民為賢者得出乎等夷也皆入大學入大學不比小學則無貴賤賢愚皆得入也而教之以窮理正心脩己治人之道蔡虛齋曰不止曰脩己治人而必先以窮理正心者大學以知為入門苟不先有以知之則已之當如何而脩人之當如何而治皆無所措手之地矣心者萬事之本根窮理而不正心則理為徒窮無所存貯之地失其發用之本矣所謂心不在焉視而不見云云窮理二字該格物致知正心二字該誠意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分小學大學所教之節目所謂君子之道不可誣者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自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校之設其廣如此也○廣教之之術術即法也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八歲則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教之次第也小學則教以洒掃應對等事大學則教以窮理正心等事所教之節目也此所謂教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也而其所以為教

四書章句

大學

卷一

教指

又曰某一生只看得這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  
温公作通鑑言平生精力不在此書某于大學亦  
然先順通此方可讀他書

至非所能及焉第一節首原立教之始三代以下言設教之法至周備及周之衰微聖之君不侑有德曰賢德之極其盛曰聖是皆能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者也學校之政不脩學國學也校鄉學也政指學校之設之廣及所教次第節目之詳者言不修廢弛也教化陵夷治不隆風俗頹敗俗不美於下也○蔡虛之也化則不能者皆能矣上行下效謂之風民志一定謂之俗因風成俗也陵謂下陵夷謂不振頹傾也敗壞也時則有若孔子之聖孔子之聖亦所謂聰明也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適下氣運之衰天不命之治而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教之也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陽曰兼小學大學言是也○誦而傳之當時之人正以垂之來世不使其法之遂泯滅也看以字若曲禮曲禮對經禮言皆飲食起居細微曲折之事禮之少者也其目凡三千故曰曲禮少儀

又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解說而今有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看

又曰看大學且逐章理會先將本文念得次將章句來解本文入將或問來參章句須逐一令記得反覆尋究待他浹洽既逐段曉得却就看温尋過

或曰少者所習之儀非也亦曲禮之類以其非大所係故註云非長少之少也所言者洒掃射御之屬內則內則者門內之儀則也所言者子事父事母事婦事舅姑之類故曰內則弟子職弟子言者先生施教弟事禮記弟子職見管子此四篇子是則之類是也諸篇齊鄒陽曰曲禮少儀內則見作於春秋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言餘緒也○齊鄒陽曰支流水之旁出而非正流者餘裔衣裾之末也謂之支流餘裔見其不全也與下文外極規模之大內盡節目之詳而此篇者始尊信此篇則兼經傳要之傳者相及不害其為同也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蔡虛齋曰因著二字所指為誰曰只謂此篇所載乃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即所謂占人小學已自是聖賢坯璞了但未有聖賢許多知見故長來入大學以長許多知見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陳新安曰規模

又曰大學一書有正經有章句有或問看來看去不用或問只看章句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經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學在我胸中而正經太不用矣然不用其許多工夫去看其底不出不用聖賢許多工夫去看聖賢底不出

之大指三綱領節目之詳指八條曰孔子時方有大學一章之經○蔡虛齋曰規模節目規所以為圓者是一個大圈子模鑄金之模空廓也皆以其大綱言節竹之節目綱之目皆以眾而小者言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專承此篇字說來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宗非訓正然宗必其正者也於是作為傳義傳義即所謂曾子之意以發其意曾子方有今大學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而其傳泯焉即孟子所謂則亦無有平爾則其傳泯焉可知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知謂知其書之有闕世教也絕無而僅有故曰鮮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陳新安曰記誦口耳之學詞章枝葉之文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口耳文詞之學不關切於正心誠意雖功倍於小學亦無所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陳新安曰老氏虛無佛氏寂滅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胡雲

又曰大學解本文未詳者予或問中詳之且漫頭逐句理會到不通處却看或問乃註脚之註脚

○其解書不合太多又先準備學者為他設疑說了所以致得學者看得容易了

此之虛虛而有彼之虛虛而無此之寂寂而感彼之寂寂而滅所以高而無實其他他者外見非權謀術數黃洵饒曰權謀術數所謂事求可功吾道權謀術數求成取於智謀之末而不循乎天理之正者乃管仲商鞅一切以就功名之說就功名遷韓非申不害之徒與夫百家眾枝之流如農圃醫卜之流之說相對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言諸家競起而世為之迷民為之欺而仁義為之充塞也又紛然雜出乎其間言其不一應使使使者孰使之指徒其君子謂凡民之俊秀以上治人者也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胡雲峯曰大道之要其小人小人是治於人者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至治之澤是自大學中流出者晦盲否塞許東陽曰如月之晦如日之盲如氣之否如川之塞反覆沈痼許東陽曰反覆晦盲言不明否塞言不行反覆沈痼是展轉愈深而



○人只說其說大學等不略說使人自致思此事大不然人之為學只爭個肯與不肯耳他若不肯向這裏略久不解致思他若肯向此一邊自然有味愈詳愈有味

不可去底意。如物沒於水而不可浮。病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以及五季。謂梁唐可浮。病如病著於身而不可愈。以及五季。謂梁唐五代。之衰而壞亂極矣。張師曾曰。壞音怪。學記曰。壞季世。之衰而壞亂極矣。亂而不修。○許東陽曰。及周之衰。至此為第二節。首言上無聖君。而教移於下。記誦以下。言人亡政熄。天運循環無往不復。環圓物也。以其週而復始。旋轉不停。故曰循環。夫三代之隆。天運之泰也。周末及五季之衰。天運之否也。否極則泰。宋德隆盛。隆高起也。與來矣。無往不復也。宋德隆盛。盛義亦差別。治教休明。休美也。治教之治。去聲。死字也。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伯子諱顥。字伯淳。號明道先生。出。應運。而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張師曾曰。周子之道。繼乎孔顏之統。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自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至是始得程子知其為非常之書。次其簡編。編簡之成。賦者也。而按之於戴記之中也。此謂正其錯簡處。

陳氏曰。大學約其主于章句。已的確真切。而詳其義于或問。又明寔敷暢。章句中太簡。而或未喻。則易枯。必于或問詳之。或問中大博。而或未貫。則易泛。必于章句約之。

沈無曰。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闡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寔用也。

發其歸趣。東陽謂趣言其始歸言其終。吳氏程謂。指趣也。吳氏較自然歸要歸也。此謂發明其道。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指其事。理處。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指其事。指其書中所云者。黎然復明於世。如日月晦。雖以指二句意。自不重。黎然復明於世。而復明。雖以慕之不敏。亦幸私淑。私以善治其。而與有聞焉。謂古者大學教人之法。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放散而不聖經賢傳之旨也。顧其為書。猶頗放失。序也。失闕也。是以忘其固陋。忘不自知也。固不通。采而輯之。取也。輯便得次序也。指。間亦竊附已意。張師曾曰。間中章句。應上句放字。間亦竊附已意。間之問與補傳間嘗或問。補其闕畧。闕不完也。畧不詳也。以俟後之君子。言待後世君。極知僭踰。無所逃罪。亦孔子知我乎。罪我者其惟。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成善俗本春秋平之意。

汪石庄曰大學一書是個明下德下手工夫只在誠意觀誠意章出德字平天章又出德字其宗旨自見

之小學大學 學者脩己治人之方 修己治人四字包教之而來 盡大學體用綱目 方字包有從小 朱子謙言所定之 學後入大學意 則未必無小補云 章句或有補於人 心世 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陳新安曰朱 復性復初為綱領要歸論語首註學字曰人性皆善 曰明善而復其初小學題辭曰仁義禮智人性之剛 曰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此序所謂知其性之所有而 全之教之以復其性凡四致意焉

大學序

尺木居輯諸名公四書尊註講意

張明弼 公亮父  
陳子龍 卧子父  
夏允彝 葵仲父  
劉孔敬 若臨父  
譚水 較訂

大學總論

○沈無回曰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關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實用也故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粗以及精由內以及外維其本未嘗不本于先天其極未嘗不通于天載而立言之自不重焉其要使下學率而脩之格入聖之門上達舉而措之成開物成務之功耳  
○汪石庄曰大學一書從是個明下德下手工夫只在誠意觀誠意章出德字平天章又出德字其宗旨自見有重至善者不知至善正是明德之體終提明德至善在其中

大學大全卷之一

張溥天如父 合纂  
費東 吳偉業駿公父 參補

大學

禮記第四十二○釋文陸曰鄭云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為政也

子程子曰陳新安曰程子上加子字做公羊傳註子沈子之例乃後學宗師先儒之稱

大學孔氏之遺書 蔡虛齋曰此書乃孔子誦而傳之世者也凡言遺者皆其人既往而其物猶存之謂也

而初學入德之門 蔡虛齋曰能格物致知以至治國平天下者德也而此書則開示人以其途轍次第故為入德之門

於今可見古人 古先聖賢為學次第者 朱子曰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大學全旨。聖經一章。是托古。今莫大的學。脈與治。脈指出。示人。格致。到本。上去。見天下。未有個無。本而。稱大者。然本。只是一個明。德。首節。三。停。下。隱。歸。重。明。德。即。隱。着。本。了。必。以。在。親。民。並。提。者。正。以。民。即。本。中。之。物。也。又。必。曰。止。至。善。者。乃。見。明。德。本。源。會。歸。宿。於。是。勿。涉。工。夫。語。知。止。節。承。接。止。至。善。來。提。一。知。字。以。為。關。鍵。不。是。說。工。夫。不。是。竟。止。本。體。乃。指。出。吾。本。體。內。一。點。良。知。洞。乎。見。家。國。天。下。合。德。合。善。之。止。體。即。明。德。之。發。露。處。中。間。定。靜。安。慮。下。文。知。先。致。知。是。止。至。善。內。醒。會。之。妙。諦。物。有。本。末。即。別。破。本。字。事。有。終。始。即。要。到。本。始。而。以。所。先。後。居。之。知。者。正。上。節。所。云。知。止。方。能。得。止。也。此。是。起。語。不。是。結。語。故。古。之。二。節。以。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等。明。出。一。物。來。以。格。致。誠。正。修。齊。治。平。等。明。出。一。事。來。六。先。六。後。正。是。知。所。先。後。而。始。于。格。致。終。于。治。平。結。以。莫。大。一。字。在。修。身。與。首。節。歸。重。明。德。意。遙。相。應。可。見。大。學。之。所以。云。大。者。如。此。而。已。矣。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 蔡虛齋曰 大人成人也對小子之學言之大人之學 明明之也 此明字是謂大人所學者非指學宮也 用工字 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 朱子曰天之賦於人物者謂之命 人與物受之者謂之性

獨賴此篇之存 蔡虛齋曰此二句正所以明而論 其所以為初學入德之門也

孟次之 蔡虛齋曰朱子或問云不先乎大學則無 以提絜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人以 語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 趣明謂讀書者當以論孟次大學讀 學者必由 是而學焉 蔡虛齋曰是字指大學必由二字見 不可棄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 則 庶乎其不差矣 程復心曰不由是而學則記誦詞 章之習虛無寂滅之教與夫權謀 術數百家眾技皆紛然 雜出此其所以差也

有此明德即皆本此當修之身而修身之下手處 則全在格物致知上末節又是于臨了時更加一 鞭見修身之事未易着手也 曾子述聖經垂訓示人盡性之學曰吾儒與天地萬 物為一體究其心之渾全者自有一種大學問而 有當盡之道焉其道安在子以尋學之脈道在明 德一本是明天下國家無非這點虛靈映徹其統括 最大明之者乘其机而擴充之則全体皆明循其端 而引伸之則無時不明然以明還明非有所加于 以暢學之量道在新民物我同休民德不新便是已 德不明須變化他一番與民共遷其明新即明之散 現處然以要學之歸宿道又在止至善至善即明德 之極至處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心中原有天理精 微之極在故必止于是如行必求其至居必求其安 寔落將一副精神安頓棲泊與明德本體相為渾合 也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于欲天則自如止水無 波是也其定止善是明之德工夫做到盡頭處而已 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學曲學說照下文文明新看

主於一身者謂之心有得於 天而光明正大者謂之明德 而虛靈不昧 蔡虛齋曰 有動靜體用之分玉溪云虛猶鑑之 以具眾理 問明 空靈猶鑑之照不昧申言其明也 德是 性是性朱子曰心與性自有分別靈底是心實底是 性性便是那理心便是盛貯該載敷施發用底心屬 火緣他是箇光明發動底物所以具得許多道理如 何父母則有那孝出來何君則有那忠出來這便是 性如知道事親要孝事君要忠這便 是心張子曰心統性情此說最精密 而應萬事者也 黃氏曰虛靈不昧明也具眾理應萬事德也具眾理 者德之全體未發者也應萬事者德之大用已發者 也所以應萬事者即其具眾理者之所為也未 發則惘然不昧已發則品節不差所謂明德也 但為 氣稟所拘人欲所蔽 蔡虛齋曰雖云氣稟拘於有生 平說但凡為氣稟所拘者則必有物欲所蔽凡物欲 得而蔽之者皆坐於氣稟之拘也二者理實相須 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 陳新安 曰本體

只在物我同体處見其大乎。通字正所謂指點路頭。即所謂之契。緊處下文三在字正。從此生要得大字。意須歸重明以德。明德是本來覺悟。明之工夫。人之明德。雖昏蔽之極。時時發見。于日用之間。但當于其發之端。而接續光明之令。其不昧則其全体大用自無不明矣。然我與民原共此德。即共此原明之作。我以此德而自新之。曰明。我以此德而與民共明之。曰親。其與親民。即明德中事。不能新民。便是有我之私。間隔胸中。便是吾德之不明。親民。去言在者。正言在己。不在人。在內不在外也。重我。去新他。不是民能自新也。新字實義。不離教養。然不必把教養入講。至善是心。有至極意。只作虛字解。止是完全此心。有諸極意。謂止至善。又須知至善。不是不頭說話。乃明德之本。本。至中至正。極純粹。恰好。處此是德之真。覺界。惟止至善。然後可言明德。可言親民。鄭瑛如曰。註中氣拘物蔽。數語。祇是說。告亡人的明。德不。曾。

之明。雖有昏昧之。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朱曰。明德未嘗息時。時發見於日用之間。如見孺子入井而怵惕。見非義而羞惡。見賢人而恭敬。見善事而歎慕。皆明德之發見也。雖至惡之人。亦時有善念之發。但當因其所發之端。接續光明之。以復其初也。人之天命原頭。只有明無昧。今于明德。只曰明。是要完全此最初之明。即止至善。亦只是還其明而新者。革其舊之謂也。陳北溪曰。新與舊對明者。舊。則昏者復明。又成一言。既自明其明德。又當推以及人。有以自明其德。須當推以及人。見人爲氣與欲所昏。故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污也。盧王溪曰。皆欲新之。人人皆明明德。民無不新。則民之明德無不明。而我之明德明於天下矣。○陳新安曰。書云。舊染污俗。咸與維新。章句本。止者必至於。朱子曰。說一箇止字。此以釋新民。

明。願。說。得。徹。此。聖。人。之。明。也。景。說。得。徹。

知止節

至善。即德。所以止之者。名不在明。外知即明之覺。處。天下有似至善。是非至善。頭路易差。故非知不可。知。則會其德之原。明。處。灼見。真至善。所在。彼。似。是。而。非。者。不。得。滑。于。兩。可。大。悟。之。後。萬。善。歸。根。則。萬。念。歸。一。而。後。有。定。之。即。知。之。契。極。處。若。昔。無。而。今。有。也。有。則。無。不。能。此。心。澄。然。更。不。于。至。善。外。妄。動。個。念。頭。胸。中。無。擾。萬。境。皆。空。而。能。靜。之。即。知。之。澄。湛。處。靜。則。心。無。攪。擾。自。然。心。關。順。境。而。能。安。之。不。對。危。說。即。知。之。恬。愉。處。知。止。而。安。則。逆。容。暇。豫。心。自。然。靈。妙。任。萬。象。紛。紜。而。吾。精。明。之。慮。不。為。其。炫。是。不。慮。之。慮。良。知。之。變。化。正。人。心。中。明。德。之。明。處。也。自。知。止。至。于。能。慮。而。至。善。依。然。即。此。是。得。其。所。得。于。天。之。本。性。合。着。原。頭。明。德。而。得。所。止。矣。此。知。止。之。妙。也。

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而不遷之意。朱子曰。未至。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其地。則必求。其至。既至其地。則不當遷動。而之他也。未至。此便住。不可謂止。至此不能守。亦不可謂止。至善則。事理當然之極也。朱子曰。至善如言極好道理。十分。則善與我一。未能止。善自善。我自我。○趙氏曰。是者。指至善而言。凡事理皆有當然之則。其當然者。善也。其極則至善也。不至於當然。不足以爲善。不至於當然之極。不足以爲至善。經言至善。雖若近指事物。當然之理。而明德新民。惟其至善之理。是即天命。之性。而道之大原。大本固已涵蓄該貫於其中。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朱子曰。明德。私意所爲。本有一箇當然之則。過之不可。不及亦不可。如孝是明德。然自有當然之則。不及固不是。若過。其則必有割股之事。須是到當然之則處。而不遷。方。是止於至善。止至善。包明德新民已也。要止於至善。民也。要止於至善。在他雖未能。在我。蓋必其有以盡。之所以望他者。則不可不如是也。

上文說在止于至善。若不說何知字。教人何處下手。故又提出知止二字。推明至善之所在。由止耳。工夫俱在知止上。一層定靜安慮得五字。只在知止內相因而見。知止前有許多工夫。能得內有無限妙用。而中間定靜安慮。只可以心去想見。知止內之光景。寔難以執着。擬議着。我個而後字。只是難其詞以歸重。知止意。然講此須說現成說。下皆換有字作能字者。見有定。遂知止發脈。都是本。依現之能。非可岐可參者矣。止而曰知。此知不由言詮。不由思索。須是自心自証。知得止時。此心已止了。定即止之。凝一處靜。即止之。澄。安。慮。安。即止之。閒。遠。慮。即止之。貞。覺。慮。即止之。究竟。慮。然得久。要講得深。心即善。即心與之為一。雖欲離之而不可得。這方是自已。寔有的。故曰。得。各句俱眼。知止未萬思。默曰。知止之知。與致知之知。一也。蓋致知者。即致其知止之知也。即知所先。淺之知。守。去。逆。致。知。處。獨。闢。其。靈。之。知。總。是。一。樣。陳。慧。生。曰。元。妙。安。三。字。妙。在。日。淡。天。下。國。家。之。故。而。此。心。

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吳新安曰。止至善之標的。極盡天理。絕無人欲。為止至善之律令。然既言事理當然之極。又言天理之極者。蓋自散在事物者而言。則曰事理。是理之萬殊處。一物各具一太極也。自人心得於天者而言。則曰天理。是理之一本處。萬物體統一太極也。然一實萬分。故曰事理。眾理會萬為一。則曰天理。一理而已。陳新安曰。天理人欲相為消長。總有一毫人欲之私。便不能盡夫天理之極。不得止於至善矣。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陳新安曰。綱以大綱言。如網之有綱。綱舉而目張。領以要領言。如裘之有領。領舉而裘順。朱子曰。明明德。新民。止至善。此八字。已括盡一篇之意。王溪曰。明明德。是下文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綱領。新民。是下文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綱領。止至善。總明明德新民而言。又八者逐條之綱領。要而言之。則明明德。又為二者之綱領。乃大學一書之大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至善字。是明中之精光。而天下國家之

慮而后能得。後與後同。止者所當止之地。者。正。小。見。至。善。在。所。當。止。也。即至善之所在也。此止字。即接上文在止於至善之止字。說下來。熊勿軒曰。所在二字。此道之用。散在萬物。其體知之。則志有定向。朱子曰。知止是實。其於人之一心。知止。則志有定向。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定是止義。故曰。有字。領。四。能。字。靜。安。慮。皆。入。靜。謂。心。不。妄。動。蔡。虛。齋。曰。定。則。惟。理。是。至。定。之。妙。靜。謂。心。不。妄。動。蔡。虛。齋。曰。定。則。惟。理。是。至。妄。安。謂。所。處。而。安。以。心。為。主。心。苟。靜。而。不。妄。動。則。此。身。隨。其。所。在。而。無。慮。謂。處。事。精。詳。以。平。日。所。知。者。再。審。一。審。此。繼。之。於。安。之。後。是。從。容。閑。暇。工夫。故。於。事。之。理。得。以。精。詳。胡。雲。峰。曰。定。而。能。靜。則。事。未。來。而。此。心。之。寂。然。不。動。者。不。失。安。而。能。慮。則。事。方。來。而。此。心。之。感。動。者。不。差。饒。雙。峰。曰。定。靜。安。在。事。未。至。之。

物有節。得始。于。知。如。此。則。本。末。終。始。可。弗。知。耶。道。布。為。物。有。本。末。由。明。而。新。本。體。中。原。有。此。開。通。之。脈。有。物。回。有。事。有。終。始。得。根。于。知。就。其。全。極。之。終。已。含。覺。照。之。始。事。中。自。有。此。無。息。之。妙。言。本。末。終。始。而。先。後。了。然。矣。有。所。先。即。有。所。後。先。雖。不。能。離。後。而。後。自。不。得。混。先。誠。知。之。而。紊。其。序。只。先。其。本。始。而。末。終。聽。其。自然。知。先。自。知。後。矣。知。後。自。不。容。不。先。矣。于。是。由。本。及。末。其。用。不。窮。由。終。復。始。其。机。不。息。大。道。之。本。依。稀。不。隔。便。是。大。學。之。道。矣。

上節已為得手入立論。此節慮為未得手入指歸。矣。故說個近字。此不是以本末始終結上文。乃起本字。意而逗出先後二字。以起下文也。知止不落玄虛。故把事物指點出來。明新屬人已。故曰物知。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

止能得有功夫。故曰事。物不平事。即物中之事。知所先後。知字即知止之知。而先後。玩一而字。只安。在。所。先。處。用。力。則。未。自。舉。終。自。成。也。提。不。出。所。知。之。中。故。曰。近。者。道。入。道。之。門。而。道。原。無。本。末。始。終。可。分。但。明。親。至。善。之。道。合。之。只。在。所。知。中。何。切。近。如。之。則。字。極。緊。道。即。大。學。之。道。也。陳。大。士。曰。題。面。有。許。多。名。目。只。了。得。知。本。二。字。看。得。透。時。自。然。點。上。歸。源。

古之節

古人正知所先者。其通天下為一體。最初私願。便欲明吾明德于天下。豈不是大學。然不自天下始。必先明以德于國。使無紊治。而就吾條理。方是治。欲治國必先明。德于家。使無參差不整。方是齊。夫官闈為四方之式。齊治皆遊明。德轉及于天下。而明修于

何澄必先修其明。德之身修者。去有餘。以治妻。身補。不。是。以。完。真。身。也。而。修。不。徒。從。軀。殼。上。做。工。夫。合。心。意。以。成。身。必。合。正。誠。以。成。修。心。為。身。之。主。必。先。正。其。明。德。本。明。之。心。居。中。待。應。一。無。所。着。也。但。心。無。形。體。最。難。捉。摸。當。寂。靜。時。無。可。下。手。當。奔。逸。後。難。于。挽。回。惟。意。介。動。靜。之。際。而。妙。有。無。之。間。正。好。用。力。倘。發。念。未。真。便。乖。未。發。之。體。故。先。誠。意。使。動。念。處。皆。從。心。之。實。體。來。而。無。虛。夸。意。之。真。妄。分。界。處。全。憑。良。知。照。察。知。有。一。毫。不。徹。便。伏。自。欺。之。根。故。先。致。知。擴。充。此。心。之。良。知。而。無。自。欺。之。蔽。使。其。知。還。其。至。虛。至。靈。之。本。體。無。少。昏。蒙。不。以。一。隙。之。明。白。足。也。至。致。知。而。更。何。所。先。哉。知。本。虛。而。物。即。知。之。所。寓。若。物。上。一。毫。未。徹。即。知。上。一。毫。有。欠。欲。致。吾。先。後。之。知。之。在。格。此。本。末。之。物。而。已。格。為。通。徹。無。間。之。義。于。身。心。意。家。國。天。下。處。處。通。徹。即。謂。格。物。即。是。致。知。致。知。所。以。知。止。也。此。處。格。不。透。茫。然。無。所。措。置。尚。何。能。明。德。于。天。下。也。故。古。之。大。人。所。以。必。致。知。格。物。以。極。明。德。之。量。于。天。下。者。必。知。所。先。如。此。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為本。新民為末。明德新民兩物。而內知止為始。能得為終。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本始所先。末終所後。陳氏曰。事只物中之事。物之中。有本而本之中。又必知止為始。事能得為終。事知先。後是。先其本中之始。不過一箇知止功。夫扼要則事舉。而物理。故曰近道。

此結上文兩節之意。盧王溪曰。物有本末。結第一節。則近道矣。兩句再總結兩節。一箇先字。起下文六箇先字。一箇後字。起下文七箇後字。不特結上兩節。亦所以起下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做此。

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陳新安曰。本當云。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今乃以明明德於天下者言之。蓋以明德乃人已。所同有。明明德者。明己之明德。體也。明明德於天下者。新天下之民。使之皆明其明德。如此。則天下無不平矣。用也。一言可以該大學之休用。可見明明德。又為綱領中之

此歷指所先示人寔落下手條款將古人借來做  
個榜樣欲字與必先字各不相應俱是逆推工夫  
即中須分個節度不是做完了這件方做那件也  
欲字即明德之靈机發動處天天下着想便不是  
空寒學問又劈頭不曰平天下而曰明德於天  
下此明之德三字便該全節正見明德已與天下  
共有的乃通天下以為知即合天下以為明也明  
明德宜屬乎天下者說不屬天下說天下先國  
先家只是廣狹遠近為序治有立標準須教化意  
齊有篤恩義正倫理意身與心只要發身心相開  
之理修是端好惡正舉動意正是致以直內虛以  
應物意至正心而必先誠意心與意有別心無動  
靜意則其靜而方動之机是心之端見善惡分路  
之始也誠對偽言意泄心生而正心反先誠意者  
心虛實無可把握一切物感發意之初萌而入  
于此簡點政是端本清源工夫知謂良知即明德  
本明之體致者充滿其量物字指得寬心身心意  
知家國天下皆物也欲致良知在天下國家實事

綱領 心者身之所主也 黃潤饒曰心為身  
也 主敬為心之主 誠實也意  
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 一字凡兩言之因其  
所發而遂明之者性發而為情也實其心之所發者  
心發而為意也朱子嘗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  
要恁地情如車舟意如人使那車舟一般然則性發  
為情其初無有不善即當加夫明之功是體統說  
心發而為意便有善有不善不可 欲其必自謙而無  
不加夫誠之功是從念頭說 陳新安曰諸本皆作欲其一於善而無自欺  
自欺也 也惟祝本獨作必自謙而無自欺一於善之  
云固亦有味但必惡上如惡上莫好善如好色方  
自快足於已若曰一於善包涵不二於惡之意似  
此後語不若自謙對無自欺只以傳 致推極也 推之  
語釋經語痛快該備跌對不破也 致推極也 以至  
極 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 致其知 欲其所知無不  
盡也 因其所已知推之 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  
至於無所不知

上致之耳格者與物理無間隔也在字較先字為  
緊竿頭更進曰先當下便是曰在格物是徹上徹  
下語發朝于意誠心未正之先而先不廢于國  
已治天下已平之後合誠正修齊治平等只完一  
個致知此即入門即究竟一貫之學葛此瞻曰  
知在心乃性靈之了照知在意乃情識之分別致  
知根誠意末宜單就意說蓋心知未易遽露而意  
知當下可提也夫分別之知與了照之了有二乎  
使分別而不能了照則其知煩矣若未致知還是  
用了照之知姚元素謂意有兩岐知惟獨照最是

物格即 古人何不就天下求平而必先之脩并先之格物正  
以吾心之知原通天下以為量而必從皆脩之物以  
通其妙惟能于天下事物之理都窮到極處然後心

之理 窮到後遇事觸物皆撞着這道理 欲其極處  
無不到也 朱子曰格物致知於物上窮得一分之理  
我之知愈廣其實只是一理總明彼即曉此○格物  
十事格得九事通透一事未通透不如一事只格得  
九分一分不通透最不可須窮到十分處○人多把  
這道理作一箇懸空底物大學不說窮理只說格物  
便是要人就事物 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 朱子曰六  
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  
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慢在字又緊得些子○自格  
物至平天下聖人亦是畧分箇先後與人看不是做  
一件淨盡無餘方做一件如此何時做得成○陳北  
溪曰心以全体言意是就全体上發起一念慮處言  
格物必如吾身親至那地頭見得親切方是格○盧  
玉溪曰八者以心為主自天下而約之以至于身無  
不統於一心自意而推之以至于萬事萬物無不皆  
于一心曰格曰致曰誠皆正心上工夫  
曰脩曰齊曰治曰平皆自正心中流

理通曉無少虧蔽。而知即至。知既至。然後真妄見得。分明。發念都是真。實意可誠。意誠則發。机無妄。自私自理還。而虛靈本體無偏。心可正。心正則主宰既端。凡身之舉動。皆合道理。身可修。身修則可推。以及物。而使無不脩。便能德率一家。遵我約束。家可齊。家齊復能感化一國。遵我教訓。國可治。國治然後能漸及天下。人皆沾恩被澤。天下可平。提不離格物。以致知而德始明耶。

此際頂上節。一意相承。不用過文。我個而后。不作循轉。正形出。必先意。先后乃一時事。先是論用功。后是論得手。首句而后字了。此即得彼下逐句而后字了。此緣到彼。須善看。八條目中。文皆相應。獨致知言知至者。蓋必致之而后。至也。致者精專。至者真切。致方求融通。而至則已會通矣。要其全體之明。非有所加也。知未至。一切偽妄念頭。都不覺得。知既能致。便有起念。便自照了。若有自欺畢竟。這意不去。方可不瞞昧其意。由誠矣。意誠即在知至。上看出。當境忽易動者為意。是意心

之所之也。意既無妄偽。則不以私念係心。方恭謹。本心中。和心由此正矣。正心只在意誠。不醒出心不正。無論恣情妄動。即着力檢身。終有顧此失彼。不及故獲之虞。心正則由本原而檢。察由根。心而生色。方可化形色為天性。身由此修矣。身脩則一家方好。看我樣子去。做好人。而家齊。家齊則化漸達而國治。國治則漸達于天下。而天下平。到天下平。止是物格之。境界也。而節一逆。週一順。惟正欲。達到修身。乃本上去耳。陳慧生曰。或謂无妄之謂誠。原是心之本體。意而曰誠。單說好。一途。下文所言意誠。是工夫已做得到手。時候。至云欲誠其意。即一其字意。還當在工夫上說。言工夫。則不得。不從欺。慎。嚴分別。尋。初念來。茲于誠字。單說好。這說于誠。意說得于誠。其意便說不得。吳駿公曰。致知格物。雖說在不說先。然畢竟格在致先。故曰物格而后知致。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治去聲。後做此。

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胡氏曰。物之理已會。漏便是極。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朱子曰。致。處無不到。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知者。理在物。而推吾之知。以知之也。知至者。理。知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心可得而正矣。胡雲峯曰。章句。知此理。既且。然後意可得而實。非謂知已至。則不必加誠意之功也。意既誠。則心之用可得而正。非謂意已誠。則不必加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家以下正心之功也。此四句。包。新民之事也。括上一節。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意誠

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陳新安曰。意誠。心正。身修。次席。家齊。國治。天下平。新民。所以得止。至善之次序也。皆之一字。包明明德。新民。而言。此四句。包括此一節。是二節可見。三綱之統。八目。而入目之隸。三綱矣。

○饒雙峰曰。上一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一節。就八目。順推功效。○唐玉溪曰。物格。則理之散在萬物。而歸於一原者。無不明矣。知至。則理之會。在吾心。而吾心。所發。無不明矣。此明明德之端也。意誠。則明德之所發。無不明矣。心正。則明德之所存。無不明矣。意誠。心正。而身修。此明明德之實也。家齊。則明德明於一家矣。國治。則明德明於一國矣。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矣。○字有整然肅然之意。父子。兄弟。夫婦。夫婦。婦。無一不正之謂也。國者。家之推。家親而國。陳故曰。治天下者。國之推。國小。而天下大。故曰。平。所以齊之。治之。平之一而已矣。力格。至身脩。則明德明。而新民之。體立。家齊。至天下平。則民新。而明明德之用。行也。知至。則知止之事。意誠。則意得所止。心正。身修。則心身得所止。是明明德得所止之序也。家齊。國治。天下平。則家。國。天下。各得所止。是新民得止。

大學

大學



自天子二節

而要之身。又明德之統會。處。故題其自于天子。而極其至于庶人。由明而達之新。便是明。上德于天下。齊治平。一切是矣。而從何握其本。皆以獨修。獨證。明此得。于身為大本。領工起而已。而後可以極其至。所以為大學也。苟身不修。而本原之地。先自淆亂。而欲天下國家之末。皆歸于治者否矣。且身不修。則無以齊家。雖所厚如家者。且薄之。乃能昭明于德。協和于天下。而其所薄者。反厚。決未有是理也。則身之不可不修。而修身之為本也。明甚。

此見得上面許多格致。誠正。穩完。得。修身。而齊治均平。皆起于此。信乎。物有本末。而修身正其本也。既謂大學。天子庶人。俱在學內。玩至于二字。可見其入則旁天壤。其世則貫元會。人無崇卑。任無大小。脩己以治人。數政立教。一以貫之。此所以為大學。壹是二字。一眼看定。八條目。說不單指天子。

之序也。物格以至心正。致之不外乎方寸。自心正以至天下。平之之彌滿乎。六合八者之條目。收來放去。惟一心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壹是一切也。漢書平帝紀。一切。顏師古註。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曰勉齋。庶人。貴賤不同。然均之為人。則不可以不修身。誠意正心。所以修身。治國平天下。亦自齊家而推之。○饒雙峰曰。此一段是於八者之中。揭出一箇總長處。蓋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是皆當以修身為本。前兩段是詳說之。此一段是反說約也。○陳新安曰。此字指修身言。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一切皆以修身為本。而齊家以下之效。不期而必至矣。單提修身。而上包正心誠意。致知格物之工夫。下包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效驗。皆在其中。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

庶人。本字是以身對家。國天下言。而誠正格致其脩之者耳。末節正明修身為本。以教人知。所先後處。其所厚二句。緊承上來。身不修。則所厚如家。且不齊矣。况能推之國與天下。而能平治乎。此正見未不可治。非以自家並言也。通節作經語。勿以傳語混入。經內。黃貞父云。修身為本。一語。結証景妙。心意知為內。身家國天下為外。耳目肢體為幻。身一真。齊然為真。身。脩則無內外真假之可言。俾受歸全。端然不壞。親疎物我。一体同條。故曰本也。愚謂看此一節。通篇精神。皆有生動。蓋前言德言民言善言物言事言齊治均平等語。頭緒甚多。至此只結之曰修身為本。結語甚妙。然又不可徒認為結語也。教人起。手用。工。正在此句。

之有也

本謂身也。接上文本字末。所厚謂家也。陳三山曰。國自家視之。則為薄也。○陳新。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陳新安曰。此兩節結八目前於家言。齊正倫理也。此於家言所厚篤恩義也。亦如書所謂惇叙九族。叙即齊之意。惇即厚之意歟。○黃洵。饒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此一句包盡一章之意。孟子言天下之本在身。其言本於此。

○蔡虛齋曰。一章只是一箇明明德。精言之為明明德。約言之為修身。首兩節平叙。明新。知得。而先後已寓三節承而結言之。四五節詳論條目。而重本意。已在其。中六七節亦承上而決言之。要之古之至末。不過申三節意。而歸本修身。與物有本末。正相應。本在此。止在此矣。惟以一身而該天下之大。故為大學。末節反結修身為本意。所厚者薄。跟不能修身來。是亦未不治之始。厚者薄。而薄者安得厚。本不可亂如此。此合上節。正教人知。所先正教人明明德。

○克明全旨三節輕叙過只重一節字此章不是釋明德是解大人之學在明德克湯文都是古來大人三引書是說三聖人現成的榜樣不是翻說三聖人當日功夫由文而湯而克此是逆道道統之源見夫子明之德之說非創語也作此若究講一句便非敘述也且得皆自明矣只這康誥曰數字通挑虛步想出大人之學陳伯玉曰稟諸性曰德賦諸天曰命描其虛靈曰明形其高大曰峻挺只是個明德

曾子釋明德曰明德之說夫子言之而不始乎夫子也帝王相傳止此脈終康誥之言文也曰明德人所同具惟我文王極力標當崇明其本明德而全其固有之良不獨文也然進求之太甲之言湯也曰天命我靈明之心體曰明命惟爾祖成湯精神聚處常若反觀內照自顧此天所賦我之明命者焉不獨湯也進而極之帝典之言克也曰明德本自高大惟帝克此心湛然無欲明到十分其峻德高大之初焉三書不同想言千古相傳以來只是一個明之而求符千古之學只是一個自明三聖各耀一代之靈吾人須徹一念之靈德外無他理明外無岐功自外無旁委也

子也帝王相傳止此脈終康誥之言文也曰明德人所同具惟我文王極力標當崇明其本明德而全其固有之良不獨文也然進求之太甲之言湯也曰天命我靈明之心體曰明命惟爾祖成湯精神聚處常若反觀內照自顧此天所賦我之明命者焉不獨湯也進而極之帝典之言克也曰明德本自高大惟帝克此心湛然無欲明到十分其峻德高大之初焉三書不同想言千古相傳以來只是一個明之而求符千古之學只是一個自明三聖各耀一代之靈吾人須徹一念之靈德外無他理明外無岐功自外無旁委也

首節武王告康叔之詞克明二字相連德字單看克字有力是于人所難能而獨能似乎全力注之者然但三段是傳者引書來不是去解書二節伊尹訓太甲之詞明命即明德之本體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乎我者言曰明命日用之間孰非明命之發見也孰非明命之流行孰非願誤明命之所執非明德之所願誤是人所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程復心曰此一章特發為人為己之學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蓋疑辭則字決辭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張師曾曰更互也即或問所謂或問所謂則其次序可知也

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韓古遺曰格致為誠誠為正之始正為誠之終正為脩之始脩為正之終齊為治之始治為齊之終治為平之始平為治之終合而言之自格致至平天下為大始終觀經文六箇欲字一箇在字六箇先字七箇后字傳文六箇在字一箇極字則終始不盡釋者又觀若無統紀深淺始終處即是文理接續

血脈貫通處 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陳新

傳十章朱子有不盡釋處然其不可不知者未嘗不釋也學者於其所釋者熟讀精思則其不盡釋者自當得之矣

○康誥曰克明德

康誥周書克能也朱子曰此克字雖訓能然比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直箇會底意○克字有力明字即上明字德字即明德字○吳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未引虞書者周書指其體商書推其原虞書極言其止至善之大而新民已寓矣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

大甲商書顧諟謂常日在之也朱子曰常日在之古語極好如一物在此惟恐人偷去兩眼常常觀在此相似○蔡虎齋曰常日在言人心所在常則隨之神誤猶此也○或曰聚於此此理萬不失一也

不見而真見正湯一身精神而注處只是內省此  
虛靈此子豈真用目顧潘海虞曰顧正天命之煥  
發是心非目最徹三節之臣贊帝克之詞峻德即  
是明德但自其全體無限量謂之峻耳明處自峻  
峻名只是明于本心上無加於此此堯之渾然與  
天合德處明德超然物表觀難量一念不昧便  
自可証峻體勿欲功業上去○德量至後而始極  
引書意原有先後皆字從承三書見得千聖的傳  
只是一脉自字俱重極喫緊即指性體而言明德  
原我性自有的明德原是自明自性若失其所  
為明則失其所為自矣陳伯玉曰此句統括一  
經莫單作釋書又須知此語不是為三聖說合正  
為後人歸併與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同揚復  
兩曰此即止于至善也即知止也即知所先後也  
即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也

審也廣韻註也天之明命仰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  
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朱子曰上  
明德這裏却說明命蓋天之所以與我便是明命我  
所得以為性者便是明德命與德皆以明言是這箇  
物本自光明我自昏蔽了他顧諟者只是常存此  
心知得有這箇道理光明不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  
湛然清明及其遇事應接此理亦隨處發見只要常  
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  
道理愈明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

作俊  
大典堯典虞書峻大也陳新安曰明德以此德本體  
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盡已之性  
貫通明徹無有不明處而全體皆明也○蔡虛齋曰  
峻德亦非帝堯之所獨萬物皆備於我堯舜與人同  
耳惟聖性者浩浩其天  
不加毫末萬善足焉

皆自明也

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已德之意饒雙峰曰引三書先  
以人代之先後拘後凡引詩書皆當以此例之○虛  
玉溪曰自明是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之意明者是  
自明昏亦是自昏玩一自字使人做省  
黃氏曰本文三引書乃斷章取義以明經文明明德  
之意其言之序則自淺而深克明德者泛言之曰顧  
諟則言明明之功曰明命則言明德之故次之曰峻  
德加一峻字則又見明德之  
極乃所謂止於至善者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  
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湯盤全旨通章與輝新民而自新之命乃新民功  
効謂之極者即至善至字用極只是止至善非謂  
新民必至新命為極也自新必如湯之日新又新  
新民必如周之作新命故註曰自新之民皆欲  
止于至善可見自新之功正所以基作新之化而  
收新命之效以新民作主而以自新為重方合自  
首三節合來總說一個新民蓋君身乃新民之原  
而民之精神又通于天一意也極字意三條之具  
末節特責成君子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不必粘  
定說錯引銘詩只畫一新字耳分自民命者殊覺  
贅

曾子釋新民曰經文所謂在新民者是明德於天  
下處昔湯欲自新其德乃銘其沐浴之盤不言新民  
也誠能于一日之間介然猛省洗濯其潔淨上之  
心使無一私之累然故可新之名易故繼之以日  
日新連續無間斷也新至日我無遺力矣乃終之

以又日新于無間之際。又如革故鼎新之。第一  
如其日新之初也。新。一心方新。一世正為新民。地耳  
丹現于武。不徒言新民也。曰民雖染于舊汚。而自新  
之。机未息。上人當以吾之新。鼓舞振作。洗汚俗中。重  
提出原新的民。來。作新維在民。作而新之。机寔在  
我。之自新方息。則彼之新。息矣。又稽之文雅  
詩有曰。周雖舊邦。非邀之于命也。當時文王能  
新其德。宮庭雖。朝廷濟。田野却闢之內。遜行遜  
畔。若重開一番氣象。即此便是天命之新。此惟能自  
新。以新民。故至此。三王用極如是。故君子知天下無  
離本之求。惟自新。以新民。即以陶鑄宇宙。即以通格  
皇天。無所云極。曰其極。在自心。千古一新民之極  
有用。有不用。故于日新。又新。要其至。曰極。而又念  
念。要其至。曰無所不用。其極。是心極。用是心。用則  
豈無轉六合為寸心用者。此方是新民。方是明德。  
於天下。

苟字起頭語。是介然有覺之意。苟。日句。各頓。注。下  
二句。連續。日。已。是無間。斷。又。日。精神。倍。加。粉。在

心之神明。上說如此。說方不形容。連。又。日。新。也。  
不是了語。細玩此節。會得盤銘意。題神自。妙。不在  
苟。日。日。又。日。上。分。說。作。新。民。是。武。王。封。康。叔。于  
衛。而。勉。之。上。詞。新。民。二。字。相。連。作。字。單。看。蓋。人。之  
精神。意。氣。渾。勵。則。常。新。委。情。則。就。污。作。不。令。一。息。  
安。于。舊。染。也。只。重。在。自。修。已。德。以。鼓。舞。民。心。非。就  
民。言。引。詩。是。就。新。民。上。推。出。以。為。驗。不。是。教。人。高  
度。天。命。也。天。人。共。貫。自。新。以。民。新。命。新。則。俱。新。天  
命。人。具。是。奉。文。王。以。看。其。符。見。此。明。德。至。精。即  
國。運。世。運。損。然。轉。移。造。化。自。我。而。形。著。動。變。不。能  
自。已。天。何。心。哉。聽。之。能。新。命。者。而。已。新。命。只。從。文  
德。緝。熙。中。看。出。非。革。命。之。說。讀。此。可。知。古。人。言。道  
必。稱。天。極。是。有。源。本。學。問。是。故。二。字。承。三。王。能。用  
極。來。若。子。即。指。至。善。之。大。人。并。三。王。在。其。中。前  
三。節。原。不。重。三。王。只。標。極。字。耳。用。無。他。法。只。新。極  
其。新。便。是。用。然。入。極。無。定。体。用。之。不。息。即。是。極。用  
字。極。妙。用。極。之。寔。功。只。是。明。德。極。即。止。至。善。無  
而。不。用。言。事。要。到。極。處。乃。形。容。徹。底。之。語。其。極

盤沐浴之盤也

陳新安曰。日日盥頤。人所同也。日日  
沐浴。恐未必然。內則篇記。子事父母

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

銘名其罷。謂以

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頤之盤者與。

此詞

名之。以自警之辭也。

吳季子曰。湯以齊聖之君。稟聰

也。恐其不益。明提撕省察之功。始無一息之間。斷猶恐

其久而忘也。沐浴之盤。蓋所常御。取而銘焉。觸目儆

心。九字森嚴。凜乎若嚴師。苟誠也。論語苟志於

之。臨其上。而自教詔之也。苟亦訓誠。湯以

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

惡非心之本。有故用洗濯如

沐浴其身以去垢。

此湯有取於沐。故銘其盤。誌其辭

言誠能一日。

此。日。是。如。有。以。滌。其。舊。染。之。汚。滌。也。

滌其舊染之汚。只是物

而自新。自新工夫。不

欲不必。又。言。氣。質。

外格致誠正。則當因

其已新者。力處。亦是功夫。不可已處。

而日日新之。又

日新之

日新。是至為精密處。不可畧有間斷也。朱子

在一苟字。首句。是為學入頭處。誠能日新。則下兩句

工夫。方能接續做去。今學者。却不去苟字。上着功夫

。苟日新。新是對舊染之汚而言。日日新。又日新。只

是要常常如此。無間斷也。○胡雲峰曰。盤銘三句。苟

字。是志意誠確。於其始。又字。是工夫接續於其終。

康誥曰作新民

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朱子曰。鼓

擊鼓。然。自然能使人跳舞。踊躍。上之人。之於民。時時

提撕警發之。則下之觀瞻感化。各自有以興起。同然

之善心。而不能自己耳。○胡雲峰曰。前言顧諟。是時

時提撕警發。其在於我者。此所謂作。是時時提撕警發

其在於民者也。○東陽曰。新民工夫。只是推克感化

兩事。明明德於上。則感而自新。又因其自新

之機。推其有餘。而引導勸誘之。則民德日新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則自性具足。豈三王有相沿之迹。前三節是叙此句是贊。又前三節是述。此句是說。宋羽皇曰。若定有個極在。又是活套了。君子只無所不用耳。其治鑄精神。全是超然極外。○近有講云。極無象用。是其象無所不用。則無所不極矣。語絕透爽。

○邦畿全句。此章節。一。要見止。至善首節借邦畿以別起。止字。二。節借鳥以別起。知字。三。節正言至善。所當止之處。率文王之敬。止。以立止之極。淇澳二詩。都是咏嘆。止。至善之妙。末節又是申文王盛德。至善不能忘。意不必如舊。分明德新民者。新即在明中。

○邦畿二節。曾子釋止善曰。經文所謂止至善者。非強人以本無也。商頌玄鳥之詩云。王者所都之邦。畿地方千里。

任民之所居。止。可見至善。人心邦畿也。不聽八自止。斗。又非責人以難。知也。小雅得變之詩云。得蜜其聲之黃鳥。率性而止。于丘隅。岑蔚之處。孔子讀而贊之。曰。黃鳥。微物耳。且于丘隅。當止之處。尚知其止。可以人靈于物。反昧安身立命之處。而不像鳥知止乎。視詩及聖言。則至善。人心丘隅也。止定境也。知覺境也。人太當知所止矣。

首節細看有民新之意。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善。至善之理。全在渾倫無所。不包邦畿而止。非單指邦畿內之民也。惟皇建極。萬方攸命。如所云商邑翼。四方之極是也。玩惟民所止。口氣若有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意。下節重知字。此知字。即首章知止之知。乃教人下手用功也。不可徒認作贊鳥之詞。又可以人而不。如鳥話。特是借鳥。策人。只重人。決當知其所止。意如字。只作像字看。玩可以二字。原不曾說。然不如全要得。激發人意。不可一味絕人。單贊鳥看。此知字。是何等學問。乃人所通微入聖之路。以之許壽而不。不。之。鳥。寧。有。是。理。於。止。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周之封建其來。又矣。故曰舊。至於

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此是推而始受命也。始字。本說。而始受命也。貼新

字。朱子曰。是新民之極。和天命也。新。○陳北溪曰。三節有次第。盤銘言新民之本。康誥言新民之事。文王詩言新民成效之極。明德而民風變。自天祐之。國運世運。自覺有煥發景象。亦是新民之驗。非教圖度天命。○饒雙峰曰。明命是初頭稟受底。以理言。命新是未稍膺受底。以位言。要之。只是箇天下無性外之物。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朱子曰。明明德便要如湯之日新。新民便要如

文王之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各求止於至善之地。而後已也。○蔡虛齋曰。君子有新民之責。欲明明德于天下者也。極者。初之不已。正於無所不用。見其極。非錫極建極之謂也。無所不用者。自新作新。務底於精純。無美不臻。無息或間。猶云無所不造。其極也。蓋台湯文武皆新民之用其極者。而後之君子。不可不法。

之以為新也。

吳臨川曰。此章盤銘承上章言自明者。所以自新而欲新民者。必先自新。是發新民之端也。康誥承上文言自新。既至。則可推以作興自新之民。示新民之方也。文王詩承上文言既能自新。而推以新民。則民德皆新。而天命亦新。著新民之效也。盤銘言自新。康誥言新民。文王詩自新。新民之極也。極。即至善之云也。用其極者。求其止於至善之謂也。故以用其極。結上文自新新民之義。而起下章所止之說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許東陽曰。此章釋新民而章

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陳新安曰。引詩謂邦畿為民所止之處。以此事物各有所當止之處。

止字指丘隅所止。字指棲止。蓋山之畔。水之濱。鳥声竹韻。大地泡影。都是止。教引詩。閒。指點止字耳。如何重文。王三節。而輕前二節。陳慧生曰。下節文。王敬止。敬字。正是此知字。緝熙。只是常醒此知意。正頂此於止。知其所以止。意說。敬處便是止處了。

穆節  
然。莫若敬。大雅文王之詩云。穆。深遠哉。文王之德乎。於乎其德。能繼續常明之敬。而止于天。理之極也。心常敬。止則無念。非止。然止不越人倫。外也。為人于君。則念。是仁。而仁止。為人于臣。則念。是敬。而敬止。為其所以。子。則孝。到十分滿。是而孝止。為其所以。父。則慈。到十分滿。是而慈止。事上使下。有交道。直有所以與之。交者。真誠。固信人心。而信止。此正是緝熙。

熙常明之敬。以為止。所以明德也。此節不重文。王。只借文。王。以應指所當之處。見道不外。于人倫。日用。通節。敬字。是綱。下五句。俱以敬字貫。穆。是贊其德性。深遠。不可測識。緝者。言其敬。處相續。無間。熙者。形其敬。處惺。不昧。止即在敬。字上說。見聖人常惺。而明不斷。故昏肆不得。參入。自無不敬。而所止者。皆至善也。一止而貫。萃倫。如一水。而遍河海。一月光。而照寰區。指君臣父子。與國人者。蓋文王。心。體。輝。全。故。隨。在。而。見其止。仁。敬。孝。慈。信。同。出。而。異。名。非。求。為。仁。敬。孝。慈。而止之也。傳者。因。至。善。無。形。故。舉。仁。敬。孝。慈。信。以寔之。非。便。以。仁。敬。孝。慈。信。為。至。善。逐。句。要。像。文。王。時事。當。毒。通。之。世。而。能。懷。保。怙。冒。此。可。想。文。王。之仁矣。此。敬。即。敬。止。之。敬。但。彼。為。全。體。此。指。一。事。耳。文。王。所。事。者。虐。主。故。其。敬。倍。難。止。孝。須。想。一。段。培植。世。德。精。神。不。在。閑。安。視。膳。之。末。節。止。慈。在。道。統治。統。上。看。與。國。人。指。交。民。言。信。是。不。欺。其。民。非。號。令。盟。會。之。迹。然。要。知。仁。敬。孝。慈。信。是。明。德。而。仁。

且泛說止字。○許東陽曰。王者所居。地方千里。謂之王畿。居天下之中。四方之人。環視內何。皆欲歸止於其地。猶事有至善之理。人當止之也。

詩云緝熙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緝熙詩作緝。

詩小雅緝蠻之篇。緝蠻鳥聲。以此二字狀黃鳥之聲。

丘隅岑蔚之處。陳北溪曰。土高曰丘。隅謂丘之一角。峻處。山岑高而木森蔚。所謂林茂鳥知歸也。

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詞。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胡雲峰曰。此傳不特釋止。至善。并知止。至能得皆釋之。○陳新安曰。此比人當知所止。重在知字。借鳥以醒人也。

詩云緝熙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以德容言。○吳氏程曰。深遠無淺露迫切之意。於嘆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緝。不容已之誠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朱子曰。緝熙是工夫。敬。止是功效。○真西山曰。敬止之敬。舉全體言。無不敬之敬也。為人臣。止於敬。專主敬君言。敬之一事也。文王之敬。包得仁。敬。孝。慈。信。○陳新安曰。安字。見文王安行之氣象。非勉焉用力之比。○彭老曰。上一箇止字。是萬事體統。此止也。下五箇止字。是一事各。具一止也。○黃洵饒引此曰。於緝熙敬止。此是又深處。統言德常明也。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蔡虛齋曰。聖人之心。表裏洞然。無有一毫之蔽。故連續光明。自無不敬。而所止者。莫非至善。不待知所止。而後得所止也。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蔡節齋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目。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真西山曰。理之淺近處。易。

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真西山曰。理之淺近處。易。

敬孝慈信之所施，便是新民。即民即新，渾淪一致。顧隣初曰：此節不重，以詩証文王，重以文王証聖經，不重因詩美文王，重人宜師文王以求止。

瞻彼節

敬為聖學始終之要則求止者，勉為敬而已。不觀詩之咏有斐君子，衛風之詩有云：瞻彼淇水之澳，采芣芣而盛貌，我斐然文盛成此德之君子，以其用功如治骨角，既切而復磋，如治玉石，既琢而復磨，由是內為瑟兮，嚴密兮，武毅兮，外為赫兮，喧兮，而宣著盛。大此有斐之君子，能令人仰慕之，其德終自不可忘。今詩詞何于有斐君子，反震言之也。蓋君子斐于內，則為恂恂斐于外，則為威儀然，非學修不可。故于切磋言學，用心剖析理欲之我，不使人欲混于天理也。如切而復磋，惟索其當吾止者而已。琢磨言脩，以自家身上修治自家物，累必于所剖析處，人欲淨，天理純全也。如琢而復磨，惟融其隔吾止者而已。學修

見而精微處難知，若只得其皮膚，便以未善為已善，須窮究至精微處推類者。此說君臣父子而已。則止於有別，長幼則止於有，廣而推之，萬事萬物莫不各有當止處也。學者於此以下，乃朱子推廣傳文言外。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朱子曰：天下之事，無不各有所止，不特此五者，無二字，根上究字推字。○ 虛齋曰：引詩以文王立止至善之標準，欲人取法，然文王之所以能止者，何其體不過曰戒懼慎獨，其用不過曰時中而已。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道德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棗詩作綠，猗叶韻音阿。○ 僩下版反，喧詩作喧，諠詩作諠。

功至私意掃除，此心純在天理上，無一物少礙。無一息少間，自然恂恂也。則歌于中矣。然詩以瑟僩道恂恂者如此，中有聚不容解之精，自有煥不容掩之光，即威儀之惺惺之心，非德容也。是歌于外矣。故詩以赫喧道威儀者如此，有斐君子，終不可諠矣。言明德至于此，則盛備無欠，只完得一至善而止。即此便合人心所同然，人自感通仰慕而不能忘，皆敬德之妙也。

上言止于至善之理，倫矣。然其所以求止之方，與其得止之驗，則未之及。故又引此詩以發明之。詩文只輕叙過，釋詩者不比他處，解文義乃逆詩句內而表出君子明德之意也。講學脩等句，須要應上如切如磋二意，方是釋詩，勿得含糊過去。蓋明新至善工夫，只在學脩，耳學脩不易，去不盡，言始借切磋琢磨，磨之切，磋個甚度，琢磨個甚度，四如字，鏤空想出，止而弗止之心，學脩既內外相符，恂恂威儀有不期然而然者，道訓作言，直貫如切，回句切磋，是研究得精微，琢磨是克治得瑩

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與也。○ 新安曰：此於詩之六義，屬興，借淇竹起興，以美衛武公有文王之君子也。○ 斐，文貌，雙有斐是說，做成君子之人，所以斐然。○ 切以刀鋸，琢以有文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也。○ 推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 礪石錫，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 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 無已，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 與磨是益，○ 致其精細，○ 瑟嚴密之貌，○ 僩武毅之貌，○ 嚴密不粗疎也，○ 赫喧，宣著盛大之貌，○ 饒雙峰曰：宣著釋，○ 誼忘也，道言也。○ 格物，謂講習討論之事，講習討論，既講之，又重致知，謂講習討論之言之轉。

宗功夫。盡處便露出。心之本。休來。精。明。炯。然。自若。疎。然。自。立。收。斂。發。越。之。間。可。畏。而。可。象。到。此。地位。盛。德。至。善。民。自。不。能。忘。此。正。是。學。脩。之。驗。處。盛。德。至。善。繼。承。上。四。段。回。字。相。連。重。至。善。上。謂。明。德。至。此。則。渾。然。純。粹。而。已。止。于。至。善。也。不。忘。屬。君子。身。上。說。不。重。民。如。何。不。忘。上。一。節。各。句。粹。詩。處。要。原。出。所。止。之。義。方。妙。薛。諧。孟。曰。逆。提。恂。威。儀。于。學。修。中。則。學。修。方。不。落。空。界。順。申。至。善。于。不。可。誼。中。則。不。可。證。去。不。涉。浮。境。

詩云昔民不特一世不忘也。至善在身。則為威德。在世。則為世澤。有令人沒世不忘者。周頌烈文之詩有云。於戲前王。文武能使人至今不能忘。夫前王何以使不忘哉。蓋文武立綱紀法度。以貽道統。其賢在也。君子固率由之。而賢其賢。創山河社稷。以貽治統。其親在也。君子復世守之。以親其親。澤之及。君子者遠矣。以明

德休養生息乎民。其所貽之樂也。小人樂其樂。優游于太平之福。而以明德分田制里乎民。又其所貽之利也。小人利其利。安享其永賴之休澤。及小人若遠矣。惟盛德至善在人如此。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非明。德。止。至。善。何。以。有。此。知。止。之。學。也。

此只申上民不能忘。意明新非二事。但說個明。德而新民。自在其中。上說民之不能忘也。句下緊收。此以沒世不忘也。句分明。見得非親賢樂利。何以不忘。又非盛德至善之前王。何以能使後人親賢樂利。不忘如此也。有典有則。以貽後世。有師道焉。故曰賢。創業垂統。以貽子孫。有父道焉。故曰親。樂如飽食煖衣。利如教之樹畜。曰其字。與此以字。正可想見他明德。所在講親賢樂利。不可單就後王說。親賢樂利。早已括在仁敬孝慈信等裡。面了。有允大曰。此章原釋止至善。如泛說親賢樂利。便顯子失。毋韓求仲曰。以形容止至善耳。親賢樂利。是借語。

密自脩者。誠意正。省察克治之功。省是內自警省。察是密察精詳。此求

已有未善也。克者勝去。平者治之。此去其不善。以從善也。○陳新安曰。學所以致知。知視行為易。故以切磋比之。治骨角。猶易於治玉石也。自脩所以力行。行視知為難。故以琢磨比之。治玉石。則難於治骨角矣。恂慄戰懼也。戰懼之意。威可畏也。儀可象也。真西山曰。威者

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非徒事嚴猛而已。儀者。動容周旋。中禮。非徒事容飾而已。○方蛟峰曰。瑟是工夫細密。備是工夫強毅。恂慄是兢兢業業。惟其兢兢業業。所以工夫精密而強毅。引詩而釋之以明。此明字。謂發明。明明德者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此所以得之得字。正與經。恂慄

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恂慄在裏德也。威儀見於表容也。卒乃指其實。謂盛德。而嘆美之也。盧玉溪曰。切磋則知至善之所止。琢磨則得至善之

所止。恂慄見至善之德。備於中。威儀見至善之容。著於外。德容表裏之盛。一至善耳。卒指至善之實。非盛德之外。有至善亦非明德之外。有盛德也。○許東陽曰。此節工夫。全在切磋琢磨四字上。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所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賜。呼樂音洛。

詩。周頌烈文之篇。於戲。嘆辭。前王。謂文武也。重前君子謂其後賢。後王。以無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

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先王德業之盛。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即上文仁敬孝慈之謂。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

之。至善足以動。愈久而不忘也。黃洵饒曰。王不忘後世之念。此不忘接上不忘。仁山曰。賢其賢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崇其德也。親其親者。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象其賢也。樂其樂者。



聽訟章

曾子釋本末曰。經言物有本末。蓋示人以本之當務也。夫子意曰。聽訟而判曲直。我之可以猶人也。必也使民曲直而志自然。無有爭訟。乃可貴乎。曰。使無訟。是君子當未聽訟時。能使無情實之人。良心內愧。相忘于不爭。自不得其虛誕之詞。而至無訟。蓋真澁情偽未起之先。大有所神于感化。以畏服民之心志。非徒刑驅衛御。畏其形迹而已。下忘言。上自忘聽。是上使之也。就此所以使履畢。竟精神感通。而可以知天下國家之樞機。齊治均平之要矣。此知本之謂與。

本不可說。此把聽訟一端說個本末。操子本文只重提一本字。宜只就本上說。更不必添入末字。要有一使字。知本全在此。無情二句。不是聽訟時事。是先一層語。聽訟者聽其詞。而斷其情之曲直也。若無情之人。最易逞辭以求昧。而茲何以不竭。

也是我大有以畏服其心志。處非禁之也。有恥且格。有不識不知。不由他尽的意思。時皆以刑威為小。惟德威為大。不知此非言民畏之大也。乃言上之人。大有以畏乎民。密勿隱微之地。有大整頓大嚴肅。以深入于民之肺腑。不曰民心。而曰民志。蓋此民辭之所由起。處言也。大畏民志。不是本所以使之。大畏處是本所以使。是明德却不可說破。此謂知本。是教人于大畏民志上。討個悟頭。不消粘定。不作推原。直說明德為本。便帶楊雄斗曰。不以聽訟為末。無訟為本。須把聽訟句置了。只就使無訟內討出本意。

此謂二句

此章承上文使民無訟。來作贊語也。蓋明德既明。有大畏服乎民之心志。真知物有本而末之矣。此謂使本起知。使知識本。而知之極致也。

風清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廬。安居樂業。沐其餘澤也。此兩節咏嘆淫泆。其味深長。當熟玩之。樂記咏嘆之淫泆之。○洗言其義淫泆者。意味溢乎言詞之外也。○盧王溪曰。此兩節相表裏。上節即此節之本原。此節即上節之效驗。然則新民之至善。豈在明明德止至善之外哉。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既詳工夫。又備可見。經首三句。重在此一句。上節目謂仁敬孝慈等工夫。調學與自脩。○蔡虛齋曰。邦畿言止也。緝蠻知止也。文王舉敬止以爲法。也。淇澳烈文。正咏歎抽繹。備寫所以與得止之景。盛德止至善。汲世不忘。爲止效切。確琢磨爲止功。蓋借詩咏止。真有令人短咏躍然長思。未聲者焉。此章內有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

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非聖人有期情實也。無情爲偽。引只不重此。情實也。即是不實。引

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朱子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便是說那無訟之由。然惟先有以服其心志。所以能使之不得盡其虛誕。蓋我之明德既明。此推本言之。明明德爲自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本乃傳者言外之意。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此即新民。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

朱子曰。聖人說聽訟。我也無異於人。當使其無訟之可聽。方得。聖人固不會錯斷了。事只是他所以無訟者。却不在於善聽訟。在於意誠心正。自然有以薰蒸漸染。大服民志。故自無訟之可聽耳。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使民無訟在我之事本也。此所以聽訟爲末。

○蔡虛齋曰。唐虞之世。畫象而民不犯。夏商之季。亂獄茲豐。故一訟足盡。不明之象。一無訟亦足下明明德。

此謂知本句是証前物有本末知而先後句即轉一語此謂知之至也蓋家國天下皆本于身齊治均平皆本此身而出今既知本之所在則必誠其意必正其心必修其身以端儀刑之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以一以貫之矣格物致知之功孰有加於是故曰此謂知之至也不作補而不作衍文

格物補

此朱子補格致之傳也大學傳之五章蓋釋經文格物致知之義而今簡編已亡失矣然格物致知乃學者最初用力之地不可缺者我近日嘗竊思程子之意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吾人欲推極吾德性之良知當隨事隨物而窮究其理使其無一處不到也蓋人心之本體至虛至靈皆有自然之良知而天下之萬事萬物又皆有當然之理人惟于事物之理有未窮故其心上之知未及其本然之量

予天下之象知本意已于使無訟見之無情不得盡詞民德新而訟無也大畏民志已德明而有以使之無訟也然則此使民無訟者非即經文知所先者哉本即先知即從事于此而非徒意見知也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陳新安曰此章釋本末以結句四字知之知本之所當先則自知未之意後矣

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

程子曰衍文也 吳氏程曰饒氏謂知本即物格之誤今為衍文

此謂知之至也

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

也所以大學始初教人必使學者舉凡身心意知家國天下之物莫不因其本心明白處益加窮究無一毫不盡務求到理之極至而後已如此日積月累至千久後工夫既到忽覺一旦之間豁然開悟則眾物之理或表而大綱或裏而節目或表裏中之精而微粗而淺無不各詣其極而吾心具眾理之全體與應萬事之大用無不了然光明矣夫眾物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格物吾心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致知經文所謂格物而后知至者此之謂也

此章朱子補格物致知分四段者言欲二句釋致知在格物之義蓋入心六句言格物致知之由是以大學六句言格物致知之功至于用力以下言格物致知之效末二句總結之格致乃大學第一段工夫故朱子補之物不外身心意知家國天下窮理者以吾心窮之非求知于外也舍物則知便空寂無寄入心之靈四句雖平說寔以見人心所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原無不具于人心也故繼之曰惟于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人心之

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

所謂二字 言欲致吾之知 在即物而窮其理也

即物如即事即景隨 吾所接之事物也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 蔡虛齋

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無不知敬其兄也凡 善者皆知其為美不善者皆知其為惡是人心元自 有知 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 蔡虛齋曰此二句雖平

知者即物之理而物之理 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 原無不具於人之一心也

不盡也 黃洵饒曰莫不有知本然也莫不有理一物 至 是以大學始教 看始教字此是大 必使學者即

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 即上文人心 之靈莫不有知之

也

也

靈即所謂具祭。理應萬事。以所當然。與所  
以然說。已知之理。是良知。窮如通流。窮源之。窮所  
謂直。窮到底。就天下事物。無一件不究。就一件內  
無一毫不。方始。做。至。其極。表是。括。裏則  
其中之條理也。粗者易見。精則其委曲。細微也。表  
裏各有精粗。以其具象。理。故曰全體。以其應萬事  
故曰大用。物格之。此指無不到。言知至此。指無不  
明言。

○所謂全句。通章只重毋自欺三字。喚醒入中間兩  
出君子必慎其獨。教入很下手。末云。故君子必誠  
其意。正結必慎其獨。三必字。是變。為入。劈頭所  
謂誠其意者。二語。大旨了。如惡三句。不過是此  
二語耳。下面便教入慎獨。又把小入一段。插寫自  
欺。光景。此謂以下。轉說到誠意上來。十日三語。只

是誠意工夫。誠中。光景。喚醒。在此。非泛。引。証。語  
也。富潤屋三語。不過指點形外景象。一番末句。又  
急。收到誠意上去。  
曾子釋誠意曰。經文所謂誠者。何也。蓋學自格致之  
后。真妄之介。已明。則未有不誠者。此意念發動  
時。稍有不真。若不用力禁止。不是欺入。分明自欺  
故誠更無別法。在直透其本心之知。無纖毫瞞昧而  
已。凡入他念。俱有寬假。惟是惡。真。不能容。好好色  
不能粹。則發于真心。曾無寬假。此正好惡。親切。處人  
能如其好惡。當下直達其本心。何等心滿意足。此方  
謂之自慊。蓋毋自欺。便是自慊。可見工夫全不涉人  
見。故君子欲慊其意者。必于自覺自知之獨處着力  
致慎。保守初念。必自欺而無慊也。  
毋自欺三字。大意已了。欺內。藏一知字。正。照。獨  
字。看。自欺者。謂欺其本心之知。毋自欺。直提此本  
心之知。作主。分明。是致知之義。毋之。義。明。是。斬  
釘。截。鐵。然。斷。之。意。思。故。也。字。者。字。相。應。毋。自  
欺。正是慎獨到了。自慊。也。如惡二句。正。形

知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格物以至於用力之久  
也。而一旦豁然貫通焉。知至也。○陳新安曰。久字  
多時。然後一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蔡虛齋曰。積累  
朝脫然通透。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表裏精粗  
只推原以盡物。而吾心之全體大用。全體以其妙眾  
理而無一之不具也。用曰大用。無不明矣。黃洵饒曰。  
以其宰萬事而無一之不周也。無不明矣。已知之理  
逐明之意。無不到則。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日大  
物格。無不明。則知至。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日大  
學不說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究。  
格物只是就一物上窮盡一物之理。致知便只窮得  
物理盡。後我之知識亦無不盡處。○大學是聖門最  
初用功處。格物又是大學最初用功處。試考其說。就  
日用間。如此作工夫。夫父之意。思。自。別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真如好好色。此之謂

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饒雙峰曰。心之正。不。正。身之  
所以中庸孟子。只說誠身。便買了誠意。正心。脩身。此  
章須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脩身之要。實在於此。故  
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  
之方。以已具於此章。故也。○胡雲峰曰。大學條目有  
八。只作六傳。格物。致知。二者實是一事故。統作一傳。  
自正心以下五者。工夫次第相接。統作四傳。唯誠  
意。獨作一傳。然誠意者。自脩之首。已兼正心。脩身。而  
言矣。章末曰。問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  
見。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此知字  
章致知之知字來。○胡雲峰曰。毋自欺三字。釋誠意  
二字。目字與意字相應。欺字與誠字相反。○自欺。自  
謙。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許東陽曰。誠意是致知以  
以去惡。而心之謙。快也。足也。未于曰。誠意章皆在兩  
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簡自字上用功。快而

容毋自欺處凡入德一自欺誤事不欺則德誠欺憚分閑皆在自知自慊則知至意誠之極也此之謂三字緊呼下向不是話語要看得力後除之極非涉畔授嚮往之極非涉欣羨好惡之量滿而后無好無惡之體合而要不過從獨知處着力故君子必要慎獨慎獨正是毋自欺意之萌動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意即獨也獨自也慎獨是于獨知處醒之又醒不敢昏昧放逸非致知而何解其意義則曰毋自欺想其受用則曰自慊原其工夫則曰慎獨從之一誠意也○好惡起念處是意好惡第一念是誠若轉第二念便是自欺便不誠此第一念便是獨薛方山曰齊治平只此好惡兩端故于最真切處一指示之湯霍林曰曰欺曰慊曰獨從人一點光明處喚醒誠意之致其知千古學脈關頭

小人節

何以故正計及誠形之我而獨有愈不可不慎者彼小人錯認獨為可欺直以獨居為閑居故急處應酬全要在閒時習熟其心謀為不善却無所不至究竟本心原瞞昧不得一見君子便覺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光景極是局促而後厭然消沮閉藏掩其固有之不善而著其本無之善就掩著時反顧彷徨不但恐君子看破凡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者然直是自肚裡瞞不過也原初不謹到此後多方掩著去後何益由小人掩著無益如此謂誠有其于中方自然形著于外不然誰欲取于外而其中先已沮喪矣故君子惟其誠而必慎其獨也初不為鑒小人而然正為欺慊之幾于誠形尤為悚惕耳此不是以小人為鑒去不重斥小人不慎獨之弊只借來指出獨之不容欺處以形容獨之不可不慎以明君子必慎之故正與上節相發明不重在責小人人上也不重在以小人為戒上小人閒居為

且足方是自慊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陳新安處也此獨字指心所獨知而言非指身所獨居而言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朱子曰論自欺細處且如為善自家也知得是當為也勉強去做只是心裏又有些便不消如此做也不妨底意思如為不善也知得不當為而不為心中也又有些便為也不妨底意思便是自欺便是虛偽則當實用其力十分為善有一分不好底意這箇却是實前面而禁止非戒令之詞亦是自已禁善意却是虛矣而禁止如毋不敬非禮勿動之類其自欺問知至了如何到誠意又說毋自欺朱子曰到這裏方可著手下工夫不是知至了下面許多一齊掃去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臭是就人情分曉處譬之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蔡虛齋曰朱子所以下箇皆字者蓋以學者既知為善去惡之後其於惡者固在所決去

矣而亦或時有苟且為之而未能決去者其於善者固在所必得矣而亦或時有苟且安之而未能必得者故其曰決曰必則皆誠字之目也若有不決不必則不誠矣以自快足於安日纔說不自欺則其好善惡惡只要求以自快自足如寒而思衣以自溫饑而思食以自飽非有牽強苟且姑以為人不可徒苟且以徇外而為人也便是為人然其實與不實朱子曰自謙合下好惡時便是要自正與自欺相對所謂誠其意便是要毋自欺非是誠其意了方能不自欺也自謙者外面如此中心也是如此表裏一般自欺者外面如此中心其實有些子不願只此便是二心誠偽之所由分也蓋有他人所不及知人不及知便見誠而已獨知之者曰如與眾人對坐自心中發一念故必謹之於此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知之處故必謹之於此獨以審其幾焉陳新安曰周子云幾善惡已所獨知乃念頭初萌動善惡誠偽所由分之

不善。自欺來。開字對下。嚴字看。有有味為其開。其心于居。所以邪念潛滋。暗長為不善。無所不至。只形容他孽。從欲的念頭。不沉定行事上。此時獨知。未嘗不在。但不慎耳。見君子厭然二字。狀小人極妙。平日放縱。却謂人不及知。一見君子。此心自不可欺。語言恍惚。動靜忙錯。不勝其消沮。開底之態。此便是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處。著其善。正欲掩其不善也。看已字。是不在人所見之地。而在我所自見之中。自見其不可欺。令人見故。常若人見之狀也。然不曰君子視。而曰人。字可玩。當初為不善時。只道君子也欺得過。一下見君子。提醒了他這點。獨知便覺得。路人都不可欺。可見從來為不善者。只是自欺。何曾欺得人。何益照上。而後字。看有傷其面之晚意。下誠中形外二語。宛插一個獨字。面目厭然。一念正是誠處。是所謂本來之知。不容斷滅。若此也。所謂自欺。其知正欺。此知此知。一提自欺不得。欺人久不得矣。即誠即形。都是心。其變現。俱就小人身上指點出來。此借小人狀其

本心之不容自欺。于獨。更為痛快。故復申之曰。故君子必慎其獨。盧玉溪曰。兩言慎獨。上節固宜。宜下承當。此節尤宜。痛自警省。得之。包儀甫曰。此節是教上語耳。若說墜小人而益慎。便離能脈矣。賈靜子曰。小人一段。正是誠處。見誠于小人。正君子慎獨中微秘處。

十目節  
曾子釋誠意而至肺肝之見。不覺靈乎其危之也。復喫緊示人曰。人心之危。發一念。便瞞不得。人有其意。便有其象。故人之指視。雖在彰灼之時。而究竟已在。一念之始。無曰真視。正十目之所共視。無曰莫指。正十手之所共指。蓋我有可指可視之處。即屬人所指所視之處。即誠是形。并無漸次。即中是外。別無畛域。

幾微處必審察於此。以實為善去惡。如別岐途之始。分處起脚不差。行方能由乎正路。否則起脚處一差。差毫釐而謬千里矣。○朱子曰。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便怎生奈何得。

小人閉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焉。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閉居獨處也。陳新安曰。獨處是身所獨居。與上文已所獨知之獨不同。厭然消沮。閉藏之貌。雙峰曰。厭字有黑暗遮閉之意。四字形容小人見君子羞愧遮障之情狀。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君子為陰。見君子為陽。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不知乃其秉彝。但之天不可泯沒者。

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實用力便是誠。○君子曰。意處誠於為善。便是君子。不誠底便是小人。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不可揜不可詐。必形也。○不如惡惡臭。揜不善。著其善。便是好善。不如好好色。○蔡虛齋曰。誠中形外之理。本兼善惡。但此所引之意。則主善。則亦何益之有哉。曰。小人閉居為不善。是誠心為不善也。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為善不誠也。為惡於隱微之中。而詐善於顯明之地。將虛假之善。來蓋真實之惡。自欺以欺人也。然人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豈可欺哉。盧玉溪曰。兩言慎獨。讀上節。固當直下承當。讀此節。尤當痛自警省。

○陳新安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君子隱然心術之微處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顯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工夫。則為惡詐善之流弊。其極必將至此。

更何術可以掩其何間可以寬暇其嚴乎此節緊承上文曾子曰三字可味擊節更端以見獨之可畏十目十手特為其嚴乎設象見人心德一發念便自瞞人不得重者二所字此一念之動乃十目十手交集之所何等嚴切雖欲不慎如何可得也着其嚴乎句最喚醒語嚴字正為閉字說註畏字尚落一層張元皓曰厭然之性正是佛性儒門十目十手佛家千目千手所為獨也

富潤節

知其嚴而嚴之則意識而有德矣吾見富厚之家其屋宇自是光潤人能誠意久而飽滿充足乃謂之德德之能潤身者誠之必形也蓋心者身之主而骨指乎四体意識則心中坦然與天地萬物同体而措于四体者自尔從容展布有一段醉面盎背之態潤身

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正為欺謙之機於誠形更為踈露獨際不慎雖欲慎已晚欲慎之必蚤耳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引此以明上文之意言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朱子曰此是承上文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之意不可說人不知人曉然共知如此人雖不知我已自知自是甚可惶恐了其與十目十手所視所指何異哉盧王溪曰實理無隱顯之間人所不知已所獨知之地即十目十手共視共指之地故為善於獨者不求人知而人自知之為不善於獨者惟恐人知而人必知之其可畏之甚如此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步册反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陳新安曰此借富潤屋以起下句德潤身之意德如孟子所謂仁義禮智根於心潤身如所謂其生色見面盎背是也下

之妙如此故君子欲梏身心之要無踰誠意必在意上用功毋自欺而慎其獨也

此洪自憊處論一段光景之妙見君子之誠中形外如此故必慎獨以誠其意富潤句與起德潤句不是譬喻念慮真純不愧屋漏此天德也潤如琉璃水晶表裏映徹與著相對表暴于外之謂者浸灌于內之謂潤上句且虛心廣體胖正是潤身處而體胖又本于心廣來蓋心之廣則德之微也說到心廣體胖便是心與身密切處故君子必欲誠意末句提捲上文要打轉毋自欺而必慎獨張元皓曰此節時文只纏定心字二字不知上文兩個字字字囑付須當轉會必誠意字與故字

文心廣體胖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乃申言之

朱子曰無愧怍是無物欲之蔽所以能廣大○陳三山曰心在內者也以理之無礙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泰人之一心少有所缺則視聽怵惕而舉動踴躍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德之潤身者然也蔡虛齋曰能誠其意即德應也心廣體胖即潤身也心廣體胖則無所謂消沮閉藏之貌而有形著明動之功矣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齊曰至此則是能自慎而無自欺而意已誠矣故又言此以結蔡虛齋曰通此一條三句皆為結語也○朱子曰富潤屋以下說意誠之驗如此心本是潤大底物事只因愧怍便卑狹被他隔礙了所以體不能得安錄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朱子曰許多病痛都在誠意章一齊說了下面有些小病

修身全自

此章不說身當如何修。只舉身心相開。反觀身之所以不修。而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慮言之。令反觀身之所以不修。而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便得其旨。若寔落正心之功。則未道破。是借常人情狀。以形容身心。切實。此二語便了。非謂工夫專在忿懣與視聽飲食等上用也。頤九疇曰。誠意後修正。都無工夫。故修齊章。俱是反。說見義。

曾子釋正。心修身。曰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何。謂哉。蓋心當未感之先。湛然無物。原無不正。及當感。一着有所。則此心便失。其澄湛之初始。如身之形于。應感者。偏于怒。而有忿懣。則而忿已不當。此心無怒。之。便不得其正。心偏于畏。而有恐懼。則而恐已不當。此心無恐。之。便不得其正。心偏于憂喜。而有。好。樂。憂。患。則。心。為。好。樂。憂。患。所。累。而。不。得。其。當。喜。當。樂。之。正。便。非。空。虛。本。體。便。是。不。在。到。得。心。不。在。凡。視。聽。食。息。失。其。主。目。雖。視。而。心。失。其。明。不。見。耳。雖。聽。而。心。失。其。聰。不。聞。口。雖。食。而。心。失。其。制。不。知。其。味。先。不。成。其。為。尋。常。日。用。之。身。安。望。其。為。脩。齊。平。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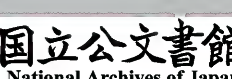
之身心一不在。而身即不脩。如此。是。舍。心。而。身。更。無。把。握。也。舍。正。心。而。脩。更。集。可。補。塞。也。此。謂。修。身。在。正。之。未。發。不。先。着。一。有。之。端。正。之。已。發。不。多。增。一。有。之。念。則。心。正。而。身。脩。矣。

痛亦輕可。此章最緊切。若透過此一關。此去做工。夫便易了。由是而之。便駁駁進於善。而決不至下。陷於惡矣。東陽曰。此章第一節誠意正。義。二。節誠意之反。三節惡誠中形外。四節善誠中形外。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此言知不至。蓋心體之明。一明字。有所未盡。則意不誠。謂善。必有不能實用其力。意。未至。則其所發。惡。朱子曰。大學雖使人戒。夫自。而苟焉。以自欺者。欺而推其本。則必其有用。力於格物。致知之地。然後理明。心一。而所發。自。然。莫。非。真。實。不。然。則。正。念。方。萌。而。私。意。隨。起。亦。非。力。之。所。能。制。矣。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其。海。鏡。曰。謹。誠。意。陳。三。山。曰。於。知。已。至。後。亦。非。聽。之。自。誠。蓋。無。一。刻。不。用。戒。謹。之。功。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陳。新。安。曰。此。言。知。至。後。又。不。可。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不誠其意。蓋誠意者。進德之基本也。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盧玉溪曰。由致知方能誠。又不可不誠意。此功之不可缺。誠意至平天下。序皆不可亂。功皆不可闕。序不可亂。則不可躐等而進。功不可闕。則不可半途而廢。云云。

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懣。怒也。饒雙峰曰。忿者。怒之甚。懣者。怒之留。蓋是四者皆心之用。為心者。以其有是四者。蔡虛齋曰。誠之心之所以



故經文曰先曰後而此直曰在。字比經文先字更然落末節雖結上文而不泥上文翻弄為妙。張元始曰身心是一是二。首節說心處言身。次節說身處言心。打合一。片枝節自掃。張公亮曰正心工夫雖無動靜。然此章自心之用上說來。當重動察一處而靜存之意。暗含在內。按心原無形狀可說。故顛倒說來。終不言心如何正。蓋欲學者思心之所以為心。自明之耳。

○齊家全自通章音節詳身不脩。見吾身之所以處一家者。愛憎雜錯。不齊。即非所以齊家矣。而家之不齊。意當在下二節身之。不脩內。見得不必外補。大學八條目。穩一致知。此于齊家中。指出知之難。致欲格物者。格之於此。

曾子粹修身齊家。曰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何。蓋家之美惡。難齊。全在齊以吾之好惡。而不齊。則而失之。辟或遇私昵。加以親愛。而陷于一偏焉。或遇不善。加以賤惡。而陷于一偏焉。或遇德位。加以畏敬。而陷于一偏焉。或因勞加以哀矜。而陷于一偏焉。或見庸眾。加以教惰。而陷于一偏焉。夫親愛畏敬。哀矜皆好。賤惡教惰皆惡。但一涉于辟。誰知當休之美惡。若所好之人。即知有惡在。于所惡之人。即知有美在。此非平日致知至公。至正者。不能求之天下。鮮其人矣。是何辟者之多也。乃若常情之偏。惟俗語最道得真切。如諺所云。莫知其子之惡者。蓋為父者。自身之惡。未能如惡與以先去之。則自心先欺。又安得不受子之欺。真有如農為貪心所蔽。莫知苗碩者。此之謂好惡徇于一偏。則吾身已不修矣。必不能使一家之尊卑各得。內外咸宜。而歸于齊也。故欲齊家者。當先公好惡。以脩其身。

以檢其身。則身不可得而檢矣。檢字當不得脩字。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蔡虛齋密察此心。而敬以直之。朱子曰。敬是常要此心在這之存否。然後此心常存。蔡虛齋曰。正心只是心存。而無不脩也。方蛟峰曰。心不無所存。至不可有者。私主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脩矣。問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只是說知覺之心。却不及義理之心。朱子曰。才知覺義理便在此。才昏便不見了。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

黃洵饒曰。上八者原其心不正。心不正原其身不脩。甚言心不正之害。深淺可見。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熊勿軒曰。上章知字。意之知覺處說。意字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學者必以此心之全體湛然虛明。

用也。心之不在用上也。而人所不能無者。天下無有無用之。然一有之而不能察。亦非從外撰來。蓋因下文心不在焉。一句發出。察者察乎理也。○陳新安曰。察之一字。乃朱子推廣傳文之意。使學者有下手處。耳。欲動。子曰。心有不正。則為物欲所動。動未免有偏處。却未必為惡。情勝。四箇有所勝。而其用之所行。此用字是。或不能不失其正矣。有所用。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心不得其正。是要無此數者。心乃正乎。程子曰。非是謂無。只是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朱子曰。四者只要從無處發來。不可先有在。心下。須看有所二字。如有所忿怒。因人有罪而撻之。繼了。其心便平。是不存若此。心常常不平。便是有。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

心有不存。朱子曰。心若不存。則無以檢其身。蔡虛齋曰。既無一身。便無主宰。



中之惡。中之美。勢然不齊。只于吾身好惡用處。無所偏辟。若齊之。辟而不知。則不能齊。故惟不辟始能齊。惟能齊始不辟。親愛五句。倫慕好惡中之變。以見知之易。而經指家人說。勿泛言。人指衆人。有一往不返之。親愛是情相洽。賤惡是不肖者。畏敬以德位言。哀矜失所者。教情不必加。禮者。二字俱連。看此五件。只是好惡。五辟。從上四有。而發根。是身。句。是家。從來不解者。只以辟為身不修。不知正是。益出入。不可以齊之光景。故好而知其惡。三句。看一故字。不宜說。不知美惡。不必重發。知美知惡。只宜捲上意。咏嘆慨人情。處家之多辟。方得。虛神。知只是虛心。照之不可說。不知故辟。不是辟。故不知。只。字。與天下字。相照。便得。莫知兩句。括是用情之辟。不以好惡分屬。故字不可忽。正以俗語証常情。如。言人。則包乎天下矣。二莫字。正照鮮字。即玩不可二字。屬齊家者。身上說。上一節只說得身不修。未說到家上。故收意。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獨

中庸

卷一

三

無所係累。則其大用流行。自無不得其。其正三節。身脩。視聽飲食。皆就身說。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無惡而實有誠矣。朱子曰。意誠然後心。所以能存是心。以其正。意有先後。陳新安曰。此言意誠而後心可得。而以檢其身。正蓋其序之不可亂者。檢束也。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即慎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陳新安曰。此言誠意又不可不正其心。乃其功之不可缺者。胡雲峰曰。意欲實而心本虛。實其意。則好不偏於方發之初。虛其心。則喜怒不留於已發之後。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

反結。語氣尤為喫緊。正與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相。閱。應。陳大士曰。好知惡。知美。何以天下鮮也。蓋此知。非定靜安慮。不能。澄其知之源。非格誠。正不能。其知之用。有此知。則明德矣。李鹿園曰。諸篇正結。此獨反結。不知與此謂精神相通。故如此結。

○治國全在章。關鍵只在不出家而成。教于國。句。頭緒無多。說者自作葛藤。此並不比量家國如何。只是。一個脩身便了。故下指此。截身之。恕。即誠。一。點。真。誠。有。此。真。誠。自然能帥。仁能作好。自然能中。能。喻。蓋。君子不出家。提個君子二字。最重。便見本身上有工夫了。緊接孝弟慈。正。不。出。家。的。根。因。處。探。討。來。見。是。根。心。的。不。學。而。能。一。融。俱。動。與

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者天下鮮矣。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並去声鮮上声。

人謂衆人。胡雲峰曰。或疑敖惰不當有不知。本文人字。非為君子言。乃為衆人言。章句曰。衆人之猶於也。蒸虛齋曰。或者多以何字釋之。又太着力了。註恐人認得太着力。故訓作於字。辟猶偏也。朱子曰。古註辟音譬。窒碍不通。只是辟字便通。况此篇自有辟字。辟則為天下修是也。

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朱子曰。當然之則。言不可偏。不恰如其則。總過些子。便是。然常人之情。衆人中偏於敖惰之人。下文莫知偏。惟其所向而不加察焉。任情所之。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真西山曰。偏之一字。為脩身齊家之深病。朱子曰。正心脩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念憶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

了路。○念憶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

則俱與了。心誠求教語。正是指點出真心。以為聯  
屬家。因天下之血脉。爾發這心。無處不通。非  
為事君等句作註脚也。此節最宜着眼。我一家有  
此孝弟慈。一國名同有此孝弟慈。只怕我自家先  
有未盡。而徒求人非人。便把此真心。都埋沒了。何  
也。從好不從令。民情類然也。不然一帥便從一蔽  
便輸。其發動迅速。真不學而能。與仁與讓。家國何  
分次第哉。故結以治國。在齊其家。句。隨引三詩咏  
嘆。而結以足法民法。着父子兄弟四字。孝弟慈之  
教。本身可知矣。

曾子釋齊家治國曰。經文為治國。必先齊家者。蓋家  
有所以齊。斯國有所以治。如不能修身。已無可以教  
家。乃能教國人。使之感化。必無此理。故治國君子。惟  
修身教家。使一家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則身雖  
不出家。已成教國之規矩矣。所以然者。以家國一理  
也。如孝者。吾以事親。而聚順之忱。即媚茲之款。所以  
事君者。不出此。弟者。吾以事兄。而疾徐之節。即不倍  
之誼。所以事長者。不出此。慈者。吾以撫幼。而恤孤之

物接  
時事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碩。叶韻。時若反。

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愛。揄。會得者無厭。利昏。是則

偏之為害。即上文之其。而家。子之惡。苗之碩。之所以

不齊也。胡。峰曰。心與物接。唯怒最易發。而難制。所

故此章以親愛先之。至引諺曰。只是說愛之偏處。人

情所易偏者。愛為尤甚。况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

此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脩。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錢氏曰。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  
之病。但上四者。只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  
處家之道也。○宣氏曰。上兩節皆身之不脩。而不必  
問家之不齊。何若。而吾身自不可以齊其家矣。故遂

思。即如傷之視。所以使眾者。不出此。豈必出家。而後  
可教國哉。

修其身。終可以教。其家不可教。則身不修。則教人  
是教國人。二句反說。章意已自了。不出家。何重  
看言。不出修身以教家。而自能成教於國。不出家  
跟身來。謂身不出門戶。不下階也。成教。謂成個  
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昭。便是成。屬君子身  
上說。未說到民從。上。孝者三句。不作推原說。正是  
家國同一至情。事親之孝。即事君之忠。隨在異名。  
原無二理。正發明不出家。而成就於國之故。三個  
常曰。題說家國一理。只宜虛翻。孝弟慈。引八事。君  
等上。必就君親上。死然分疏。便非。即移孝作忠等  
語。沈落兩層。

以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結之。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熊勿軒曰。修身二字。本  
於虞書。湯檢身若不及。  
女玉之車。脩厥德。孔子脩己以敬。曾子三省吾身。  
皆是學者。心既正。而猶有待於修身者。內外夾持。  
動靜交養。工夫無一節可缺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

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

身脩則家可教矣。因家不可教。而推家所以

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可教之由。實自修身始。孝弟慈

理皆成我家的做成了。天下人看。然而國之所以事

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字指孝。此所以家齊

如保節

國家不特其理同也其心亦同試徵之如保之說周書康誥有曰君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有欲不能自言而心則可通為母者本吾真慈不自欺之心以求合之雖未必悉中其欲而憐已心即憐子心乞不至大相遠矣此皆其自然而不由學而能也世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保子如此保民可知尚何教之不可成也故曰慈者所以使眾而孝弟亦然

此節引如保赤子一句下面口說保赤子下以明慈之不待學而能例者孝弟之未待學而能見是根心之物一呼立應以起下與仁與讓之意康誥言如保赤子一呼立應以起下與仁與讓之意康誥保子而如保之義自見誠字不可思議要在母子相通處想出真境來近都把誠字說得恁地喫力不知母子處還着得這誠字否這明是慈母一點愛子心切懇至之心不容自己求者不知所以求精神往來中者不知所以中默然迎令此因心之慈

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孝以事親而使一家之人皆孝弟以事長而使一家之人皆弟慈以使眾而使一家之人皆慈是乃成教於國者也○盧玉溪曰孝弟慈三者明德之大目人倫之大綱舉此可該其餘矣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

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盧玉溪曰引書即慈也立教之本本不假強為黃氏曰言但以誠心求之者明德是已則自然得赤子之心不待勉強而後在識其端端者明德之發見而推廣之耳朱子曰此且只說動化為本未說到推上後方全是說推○蔡虛齋曰此二句是千古聖賢家法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讓一人貪戾一國作

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陳新安曰機者弩牙矢之發動所由譬仁讓之與其機由一家其亂之作其機由一人故總斷云其機如此一言僨事結作亂句一人定國結與仁讓句價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朱子曰一家仁以上

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饒雙峰曰仁讓是本文孝弟而言仁為孝讓屬弟貪戾者慈之反也上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道理此言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底效驗○蔡虛齋曰上言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此言既有以齊其家則自有以治其國一人一家等語緊提出機字一家根身說與仁與讓形容觀感之速所謂二字似非引言蓋即機之如此以決定國必由一人正與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相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

任天之便果且待學乎哉保子惟此自然之心則保民即此保赤子之心以相通也不遠正見必中未有句即在誠求內看出而保民如之端太樸曰此節是治國在齊其家傳非慈者使眾一語傳馬君常之曰孝者三句捫通章康誥節不過作一証耳分心分理都無是處

一家節

惟真心自然可通則一家也一人也穿一心也一心一一人之神一握一家之要一家轉一國之象故君子之孝弟慈以教家使一家皆以恩相愛而仁皆以禮相敬而讓即孝弟慈之藹然秩然處真精之所感居翻然勃然不待教令而一國自然興起不然而一人貪而好利戾而背理便不能仁讓而一國便已作亂此感彼應不知其然而然如箭鋒迅發應弦而

其机不憐而其速如此。正古語所謂一人不出家而國已定。謂有定者机也。與尤尋端之義而定。更捷于竟委。一家與固探本之旨而一人定。更妙于窮原。至于定而國且有治。而無亂。教日有成。而無虧。求且中而無遠。事且有成。而無償。此正机之神應。處此節極言教之所以成。處。自孝弟慈之行。處。而藹然有恩。見是仁。自孝弟慈之行。處。而秩然有序。見是讓。仁讓。總是一個心。體。讓即行仁中之遜順。無以乖戾也。貪戾。則悖此心。體者也。總是以讓之反。不必分一家。要與身來。一人包着家。在與者感奮發之謂。到此地位。自勃發而不可已。然。頃在一家。句。看出形容其現感之速。方與下机字相開。机字宜玩上數個一字。来。机由于一也。只在我身上看出。不必說到國上去。方是机。發動而由也。其机句。搃上六句。而嘆之如此。二字。有迅而不停。尚而不爽。二意。正所謂不出也。証上文。三個。所以。一言二句。乃現成語。只是引以映机字。當云。古語說一言之誤。便僨事之成。則一人之趨。搃乃一國

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陳新安曰。民之仁暴。唯民從。如好暴而令以仁。所令與所好反。民弗從矣。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正人之惡。陳三山曰。已有求。人有此善。已無此惡。然後可以非人。有非人。有此惡。皆此先之也。皆推已以及人。所謂恕也。方蛟峯曰。此章是如治已之心以治人之恕。○黃海饒曰。有諸已。無諸已。忠也。求諸人。非諸人。恕也。所藏。主也。即尚書所謂違上所命。從厥攸好之意。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金仁山曰。治國者。禁民為非。而律民以善。雖桀紂之世。亦所必有。但其所好。則不若此。故民從其所好。不從其所令。所以治

之趨搃所由定。即成也。精神全在此。謂二字

免舜節

試現堯舜。唐虞一人也。以仁帥天下。而性善。技舞。不特帥一家以仁。帥一國以仁。而天下合為一家。統為一國。而民從之。不知其然而然。即此可想。見定机之妙。若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即從其暴。民豈樂從之哉。上暴。則下不得安。其性。雖欲定。而不可得。若其所令未嘗不善。只為反其所好之暴。而民不從。民從好。不從令。如是。正以令出乎身。而好藏乎身者也。故君子必仁。有諸已。而后求諸人。不然。何以求人。必暴無諸已。而后非諸人。不然。何以非人。此自有自無處。正是藏身之恕。雖不萌求非之念。而此心自默。可推也。默。可喻。若徒求人非人。而不先有無所藏乎身者。先已不怒。雖慈母。不能喻家之赤子。而能喻諸國人者。未之有也。而何以定國。此節非証一人定國。蓋家之本在身。又推到身上。去。其乘免舜。結紂來說。不過借來做個樣子。帥字不是驅率。即將帥之帥。以至仁主帥于上。其所

故治國在齊其家

國者反求諸已。喻。曉也。金仁山曰。所藏乎身。不怒。乃政令之本也。喻。曉也。所藏于已者。未有可推以及人。如何能喻諸人。然所謂堯舜帥天下以仁。以已及物者也。仁也。所謂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推已及物者也。恕也。至所謂桀紂帥天下以暴。不仁者也。所藏乎身。不怒。反上文也。○胡雲降曰。此一恕字。人皆知其以推已之恕言。不知藏乎身三字。已帶盡已之忠言矣。○蔡虛齋曰。民惟上所帥。帥以仁。即仁帥以暴。即暴。堯舜惇叙。克諧。而民從。桀紂淫酗。傲虐。而民從。民之從好。不從令。如此。是故君子必實有仁。實無暴。而后有求。有非令。一如其所好。好所謂藏身之恕。乃所以喻人者也。恕字。他處及人。此處重推已。是即堯舜之帥。而心誠之求也。恕不求喻。而人自喻。機之速。肖也如此。

通結上文

吳季子曰。故治國在齊其家。此七字。結前生后之語也。其下連引三詩。不厭重複。所以反覆。歎發。越言外。深長之味。使人諷之於口。而得之於心也。

令悉自身出。天下自無不逆之也。蓋所令如其所好也。禁付句。只反言之耳。堯舜二句。不甚重。引起其所好。令句。不甚重。引起君子。君子正。所令不反。其好者。也是故二字。只消帶。帥字。未振醒。成教的。精神。求諸人。非諸人。正。應。令。字。有。諸。已。無。諸。已。正。應。好。字。君子。不是。以。吾。有。諸。已。即。可。以。求。入。吾。無。諸。已。即。可。以。非。入。亦。不。是。因。欲。求。入。而。始。有。諸。已。欲。非。入。而。始。無。諸。已。玩。而。后。兩。字。見。君。子。教。國。只。求。有。諸。已。無。諸。已。責。備。自。已。身。上。而。求。入。非。入。特。後。一。層。事。耳。此。便。合。個。藏。身。怒。處。藏。者。就。其。身。所。好。在。主。宰。中。隱。而。不。見。者。言。怒。字。當。逆。有。諸。已。無。諸。已。句。說。怒。者。藏。身。之。術。非。是。身。中。藏。着。那。怒。也。喻。者。默。喻。之。謂。心。知。之。而。口。不。能。言。者。也。言。民。不。見。君。子。之。身。只。見。一。個。箇。然。慈。祥。惻。怛。光。景。自。然。感。動。其。良。心。故。曰。喻。末。三。句。反。言。以。決。藏。身。貴。怒。意。只。說。能。喻。諸。人。不。說。人。喻。可。見。其。机。如。此。

此謂節  
乃知為仁為暴。不關於令。關於身。自身而推之家。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周南桃天之篇。天天。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於義屬。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盧玉溪曰。可以教國人。應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之意。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言兄弟一家可知。宜字重。我有以宜之也。教國人。以宜者。教之也。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曹風鳩之篇。忒。差也。盧玉溪曰。父子兄弟足法。儀之不忒也。民法之四國。

最死也。漸推之。以及于國。故云。治國在先。以藏身之。怒齊其家。然後可以成教于國也。  
全。要。融。會。上。文。意。統。籠。作。收。束。語。方。妙。齊。家。跟。修。身。來。不。曰。先。而。曰。在。正。机。之。為。言。此。句。若。作。不。了。語。前。段。如。何。截。住。若。作。了。語。後。段。如。何。收。掉。却。要。後。不。到。此。謂。治。國。處。德。是。腰。間。一。束。下。文。不。過。借。詩。咏。嘆。耳。

詩云四節

然齊治之理。詩咏之矣。堯夫詩云。桃之夭夭。少好。其蓁。美盛。是女子也。乘此時而歸。夫家。必有令德。而善一家之人。此雖善女子之被化也。若君子能修身。教家以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其家人之人。再觀蓼蕭詩云。為弟者善。于兄為兄者善。于弟。此雖美諸族之令德也。若君子能修身。教家以宜兄弟。而后可以教國人。宜其兄弟。再觀鳩之詩云。君子一。身之儀。刑中。禮無差忒。則可表正四國。不忒。此雖美君子之常德。所表率也。若君子為父慈。為子孝。為兄弟友。為弟恭。是以為法于人。而後一國之民。允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之正也。教國人是治國之事。所以明明德於其國矣。○陳新安曰。足法。家齊而可以示法於人也。民法。六國。人取法於已也。○黃洵饒曰。宜其家人。仁也。宜兄。宜弟。讓也。正是四國。就身上說。貪戾之反也。

此三引詩皆以詠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於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陳三山曰。古人凡辭有盡。而意無窮。即詩以釋經也。○盧王溪曰。此章言治國甚略。言齊家甚詳。所以明齊家之道。即治國之道。以人同此心。心同此明德故也。○蔡虛齋曰。通章關鍵。在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何孝者。合下節。言教國之理。不外教家。是推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原。一家仁。二節言能教家。方可教國。是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實。曰孝弟慈。曰仁讓。曰剛。見教之機。在於身。曰誠曰好。曰怨。見教之機。在於心。仁讓節。應上孝弟慈。惟家國一理。故一家仁讓。而一國興仁。

為父子兄弟者皆法之矣。是三詩所言可見教國即在國家之中。民法即在法之內。經文所云治國之理不在他。只在齊其家者。此之謂也。

三引詩皆取齊家之義。歸結在其為父子兄弟。二句。家人兄弟等。俱在有國者身上說。要之不貴。三引詩皆取齊家之義。歸結在其為父子兄弟。二句。家人兄弟等。俱在有國者身上說。要之不貴。三引詩皆取齊家之義。歸結在其為父子兄弟。二句。家人兄弟等。俱在有國者身上說。要之不貴。

詩儀字作威儀之儀。引來却重刑法意。是字在不威上見。法者。截然整齊無少差錯。父子兄弟皆足法于人。而后民法之終歸在。身上言齊。此二句。曾子釋詩。須知教國民法。是有工夫。不是只管了自家。便不啻國。三引詩處。勿復纏孝弟慈末節。二句。又選咏詩後。發明先家后國之意。全要依貼。此謂二字。方與前二句。故字有別。張元帖曰。咏詩。他是証上文語。不是說詩。

天下全。章首節言絜矩。是平天下的作用。責實在好民好惡。民惡二。不外下理財用入之意。然其源頭。則在慎德。故唱出先慎德本。中。三言得失。乃傲策之。又自有財說。到去媚嫉。若斷若續。蛛絲馬跡。隱。可會。正不得把用入理財。截斷兩處也。末言忠信。則能慎德後。事慎德。即慎。獨忠信。即意誠。慎德。即忠信。即慎。獨而意誠也。看來慎德。這高。忠信一層。忠信又高。絜矩一層。本傳于此。二大意。皆着力提唱。君子而。從着一先字。正此章大頭腦。但提此慎德。作王大意了。然。生

讓其機必然所謂定國之止在一人也。堯舜節。應上心誠節。惟君民以一誠相通。故求非必以恕。此喻人之不出誠求也。蓋教成之由。由家而推至意誠。此一章大旨。三引詩不言教。但言可以教。下節不言使民法。但言民法之其所以然。不可言也。此正與一人定國。藏怒喻明之旨。隱相發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使興起者。聖人之教化也。能遂其與起之心者。聖人之政事者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此。左齊曰。凡幼皆在所恤。獨言孤何也。孟哀此。絜矩獨此。尤在所宜恤者耳。所謂舉重以見輕。絜矩也。矩所以為方也。知者制方之器。俗云。言此三者。曲尺。此借以為喻。

上行下效。提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上行。謂老老長長恤孤。下效。謂民興孝興弟。不倍。此即上章孝弟慈。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章句接上章說。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下來。陳新安曰。可見人同欲遂其孝弟慈之心。使不獲矣。當平其政以處之。不可使有一人之不得其也。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就政事上說。若但興起其善心。不使得遂其心。雖欲興起。亦徒然耳。如政煩賦重。不得養其父母。畜其妻子。又安得遂其善心。須是推己之心。以及於彼。使彼仰足。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此句是以事俯足以育方得。而天下平矣。平字是指天下各得間。各得小願也。其所而言也。朱子曰。老老。恤孤。方是就自家切近處說。所謂家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

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是就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

財以下說出小人聚斂則又把用人理財攬作一團最好收結當玩

曾子稱治國平天下曰經文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何也蓋欲平民心先自平其心上能尊高年而老吾老則此不可解之念同而民遂興起于孝上能明天顯而故吾長則此無相尤之念同民遂興起于弟上能慈幼弱而恤吾孤則此濡沫卵翼之念同民遂不倍上之所行而如其慈此可見國與天下廣狹雖岐而人心無岐平天下者須以心推心是以君子即此同然之心便尋推心方法而繫以吾心之矩將宇宙間之老少長同育于一腔內調停匡畫慶員滿世無缺陷即心無缺陷而天下平矣

長恤孤是直道齊家上說來即前章孝弟慈也上之人尽孝弟慈而民便各有油然而動之天信若均稟于一模者即此可見自天子以至庶人同有此明德不信謂之如上之慈此三句只引起人心之同倒下是以君子句提出三上句只意正見上與民同心此心道上發出在國道國

在天。下滿天下。下勢有廣狹情無彼此是以君子云云。看個是以有三字直想見君子一合貫通六合之神。矩字從平字生。矩所以為方。即平意謂天下各得分願而無一夫不獲所。為方者心也。繫矩不是空。度有許多運量處置在下文公好惡理財用人俱包在裡面。○波經中格字。豈出治平一幅明新提圖。李袁一曰。上老。三句。是述前語。不必着講。繫矩句。是起下語。不應實講。

所惡節  
繫矩。工夫何如。蓋上下四旁。其位不一。吾于其中。偶處一焉。故所不欲于上之加我。不以此度下之心而不施。且因度及上之心。名母以事上。所不欲于前者如是。不以此度後之心而不施。且因度及前之心。名母于從前。所不欲于右者如是。不以此度左之心而不施。且因度及右之心。名母以交于右。即此可識所謂矩者。不在入心上。着力之謂。只將此心去洽。上下周流。四方之謂。繫矩之道也。以此平天下不易。易乎。

而國治之事也。上行下效。感應甚速。可見人心所同者如此。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也。此句方是引繫矩事。下面方說繫矩而結之云。此之謂繫矩之道。○問上老老而民興孝。下面接是以君子有繫矩之道也。似不相續如何。曰。這箇便是相續。繫矩是四面均平。底道理自家老其老。教他亦得老其老。長其長。教他亦得長其長。幼其幼。教他亦得幼其幼。是以二字。是結上文。猶言君子為是之故。所以有繫矩之道。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繫矩之道。惡先並去聲

此履解上文繫矩二字之義。蔡虛齋曰。此條分明。不此非實。就有天下。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

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朱子曰。上下前後左右。都轉來比這頭。在我上者。使我如此。而我惡之。更不將來待在下之人。如此。則自家在中央。上面也。占許多地步。下面也。占許多地步。便均平方正。若下之事。我如此。而我惡之。我若將去事上。便下面短。上面長。不方了。左右亦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上下已見上文。前後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後左右為四旁。如四旁之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問長短廣狹。無不方。在人。有天子諸侯大夫士庶人之分。何以使之均平。朱子曰。非言上下之分。欲使之均平。蓋事親事長。當使之均平。上下皆得行之上之人。得事其親下之人。也得事其親。但各隨其分。得盡其事。親事長之意。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陳新安曰。有此繫矩之道。以處之。則始焉興起其孝弟不倍之心者。今果得以遂其心矣。

此正示以絜矩，下手工夫，蓋人情惟惡，最真能，以惡慶，絜他則無慶，不平矣。去惡則好全也。以字最重，正是反諸心而能度，虜虜，個上下前後左右，以見六面皆方，分明畫出個絜矩模樣，上下等俱活。看平二句，須合看始得。上言人心本不閑于己，故曰是以有己心，能不閑于人，故曰此之成于方。上下前後左右六面，寒來祇成得一方，矩耳。有識者，果不異人意。

樂只節

此道即父母天下之道也。小雅詩云：樂只，有德之君子，寔為民之父母。夫君子何以為民父母也？夫不過本吾心之真好，絜民心之公好，而好以民，本吾心真惡，絜天下之公惡，而惡以民，不徇民情，不逆民情，即父母之體恤，其子不過如此，寧不謂民之父母乎？此能絜矩之得也。上文言勿施所惡，則好在其中，故此節遂並舉好惡，寔指出平天下者，絜矩之道，來民好二句，全是

絜以己心，此二語寫誠求心法，逼真下兩個所字，見自己好惡，做不得主，併不使人欲而持，其形不言，而同然者，推求之有，經區區處在內，此正是能絜矩處。父母字最喚醒人，此之謂三字，只就君子愛民上說，乃責備詞，非替詞。

節彼節

反是則具瞻可畏矣。節南山之詩云：截然，高峻之南山，維石巖巖，而可仰。彼赫赫，顯盛之太師尹氏，民俱于尔乎瞻注。夫民之瞻在，徒獨之瞻在心，故有國君子當以驚衆之外，瞻揚我出獨之內，省而不可不慎。其獨也，苟不慎，獨而辟于有，則立心一欺，無地自容。為天下之大，修厚矣。何以稱其瞻乎？此好惡不能絜矩之失也。

此不與上節平對，舉不能絜矩者之禍，正以見人主不可不慎好惡，以絜矩上言為民之父母，就為一國具瞻了。故以師尹之瞻，喚起有國者之不可不慎。吃緊在不可不三字上，不可不慎，有望益重，則責益深。意慎即慎德之慎，所包者廣，不必定指

曰絜矩二字，亦自經文能慮來，章句所謂事精詳者，無一夫之不獲，即新民止至善。約而所及者廣，胡雲峰曰：只一矩字，此心所操，此平天下之要道也。胡雲峰曰：右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心本無間於己，是以有絜矩之道。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蔡虛齋曰：所惡於上者，即是矩，毋以使未足以盡矩字之義，矩所以為方之器，必合而言之，方見是上下四旁均齊方正，於均之義始盡。此是模寫絜矩方法，是釋絜矩之道，非正言其事，亦非單釋絜矩二字。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去聲，下同。此引詩而釋之，以明只語助。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能絜矩者之得也。

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以民心為己心，則最真切處，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許東陽曰：三段言之人，能如愛子之道，愛其民，則下民愛其上，如愛父母。然愛民之道，不過順其好惡之心而已。大約言之，民所好者，飽暖安樂，所惡者，饑寒勞苦，使民當得其所好，而不以所惡之事加之，則愛民之道也。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刺，王節，截然高。詩小雅節南山之篇，此詩家父所作，刺王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且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蔡，猶曰民所瞻仰，或曰不可不謹，蔡虛齋曰：慎字本瞻字來，便有小其心以體息人心意，若不能慎，正與辟反，所謂慎者，無他曰敬而已矣。

若不能慎，正與辟反，所謂慎者，無他曰敬而已矣。



好惡然連樂只即就好惡看。不。毋頭說平天下。在治其國。則有國者一句。際。與天下相。即之其所而辟之。其病源全在不慎。修是自。不慎則辟。則修對民之父母看。正見好惡能。絜矩與不能絜矩。關係非輕。

殷之節

且好惡所關。得失非細。大雅文王之詩云。殷先王未。喪失衆心。則一念可以對上帝。而君天下。及紂之身。一失人心。天命遂亡。故後人宜以殷為鑒。稟。于。大之天命。不易保也。此詩蓋言君有道而得衆心。衆心之所以得。即是國脈之所以得。君無道而失衆心。衆心之所以失。即是國脈之所以失。得則父母之証。失則大僂之証也。有國可不慎。

二言為民父母。是得衆便有得國之意。為天下僂。是失衆便有失國之意。故此條引文王詩結。衆失衆二句。就指殷說。此二句。正是峻命不易處。便見帝天之命。生于民。玩詩一味字。則今日之。已喪師可見。得衆失衆二句。還是什詩語氣。正意。

宜哉。在者。則字。文氣甚緊。得失。必無停待。正見。峻命。不易。保。帝師。相。照。衆。國。相。按。詩。言。帝。言。命。而。只。以。得。衆。失。衆。釋。之。見。天。命。主。于。民。心。民。心。之。所。在。即。天。

先慎節

慎。豈。無。所。先。哉。今。天。下。動。言。財。用。而。非。自。致。也。惟。此。一。點。靈。明。為。好。惡。之。原。而。矩。所。從。出。者。是。故。發。念。後。便。非。先。慎。君。子。先。要。世。念。頭。隱。微。處。檢。點。精。密。不。令。已。私。稍。有。障。礙。吾。之。明。德。方。能。先。慎。則。德。為。我。有。矣。有。德。者。正。有。其。父。母。新。民。之。心。能。以。我。心。通。天。下。心。天。下。心。自。通。于。我。心。即。此。有。人。有。人。則。人。附。而。土。歸。人。戴。而。土。永。保。即。此。有。土。自。是。則。壞。成。賦。便。有。財。用。出。于。財。便。有。用。孰。非。有。德。而。自。致。哉。甚。矣。德。之。不。可。不。慎。也。

此。節。是。故。二。字。是。承。峻。命。節。說。而。慎。字。即。宜。根。不。可。不。慎。來。先。字。對。上。好。惡。說。不。對。人。土。財。用。說。德。着。一。慎。字。又。着。一。先。字。是。就。持。此。靈。明。一。念。不。使。一。毫。自。私。自。利。的。意。思。萌。于。胸。中。所。以。必。忠。信。

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私。則身弑國亡為天下之大僂矣。此言不能絜矩之禍。與上一節正相反者。也。○黃洵饒曰。此辟字。即八章辟字。血脉貫通處。○私好惡。便失衆失國。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

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

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配。上。帝。原。主。德。言。大。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云。言。此。不。云。釋。得。失。二。字。意。出。故。周。旋。其。辭。其。實。以。結。上。文。兩。節。之。未。必。不。是。釋。也。分。明。有。箇。道。字。只是常存此天。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命。難。保。之。心。則。所。

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饒雙峰曰。未喪。是得衆則得國。能絜矩而為民父母者也。喪師則不能配上帝。是失衆則失國。不能絜矩而辟則為天下僂者也。○黃洵饒曰。峻命不易。此命字與下文命字。即惟新之命。與顧諟之命不同。然命我德命以天下。皆天之命。但必自明其德之命。則能受天下之命。則又未嘗不同也。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應上文得。衆則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朱子曰。為國絜矩之大者。又在於財用。所以後。則天下之人安得不歸於我。如湯武之東征西怨。則自然有人有土。○蔡虛齋曰。是故承不可不慎。來有。

必為仁人。能愛能惡，必不拂人性，必不以利為利。此句，須着在財貨一段頭上。其寔通章之脈，皆在此。此，慎德而言。有德，有與慎，有分別，慎，慎，慎，獨來，還在隱微。處言，正是有功。夫時，有則是既慎後，已。是能繫矩，而同民好，惡，處乃，工夫到手時，故有則俱有，而人土財用，即漸次推出也。然，須着得好，蓋四者原是平天下所有的。其曰，前者，只是我能寧固之。字，指見在者言，是個有着落的。不作斯字。董思白曰：德是君子已明之德，慎之一字，正述天下着精神，非空談謹凜也。

德者節

此期以觀德者，眾務所出，為平天下之本。財者，有德而自致，為平天下之末。財雖不可無，却在內，須在根本上着力。

不節，是為上。結脈本末二字，是述上文看出人主財用，皆因德而有。可見德為平天下之末，不是德為財本。末字，在平天下上見為末耳。

外本節

國者無一可忽，而尤先慎德。先即知先之，慎即敬止之敬。致知誠意，息息提醒，德始為高。有此是紮好惡之原，而端矩之所從出者。人土財用，本為人主有，不知各私其身，各擁其利，非真人主有也。惟人歸于德，我始能有之。因此有正見，遍從德而有，無容離念深明君子慎之，所以先惟有一德，而他非所先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上文而言。一物也。一物不相離，而亦不並重。務本則末舉矣。此結上以舉下也。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人君以德為外，以財為內。內外只是急，此緩彼之意，則是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朱子曰：民本不是要爭奪，征橫歛民，便效尤相攘，惟上之人以德為外，而暴相奪，是上教得他如此。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繫。

若本在心內，反外之，財在身外，反內之，如視之為性命，而橫征暴斂，民皆效尤，爭而不已，必奪，是爭其民，而布散之，以劫奪之也。財用在天地間，止有此數，上既聚斂，則民窮無所出，自然相侵相盜，而劫奪起矣。爭民便是施奪，不曰報而，施謂起于上之內，末所自我施之也。

以下三節言財用不能繫矩之失本節與慎德反者，重內末，邊外是置之度外，分明不慎，內是存正心，裡分明，爭奪是爭利于民，而施之以奪，正所謂內末也。曰：爭曰施，只屬君，處講為順，李卓吾曰：物之不格，一至于此，特為粘破。

財聚節

民至爭奪，如是，尚有其民乎？是故財聚，民未有不散者。民至子散，而財尚為吾有乎？何如財散，則民聚，乃有人而有土乎？財不在官，則在民，謂此財布散于天下也。民聚則不散，財聚則散，如是，而財豈得終聚乎？此節言內末者，不能有其民，與有人有土反看，上句重下句帶言，是故二字，項上爭民施奪，來二。

矩而欲奪之。陳三山曰：財人所同欲，上欲專，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吳季子曰：此特以是非言耳。循未以利從，爭奪上節，節推出來，故兩用是。故字緊承其吃緊醒人者至矣。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外本內末，意在聚財，故財聚，以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其起於上外，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朱東陽曰：財聚民於民無制之害，財散民聚言能繫矩，取於民有制之利，散財不是要上之人把財與人，只是取其當得者，而不過。蓋土地所生，只有許多數目，上取之多，則在下少。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蔡虛齋曰：此是以言引起。

則字甚繁財散不必言散財于民只不聚于上便是民聚之只不離散

言悖節

末而財聚者就一時言之耳究竟出入之報斷不真。是故求入非入不以怨言以悖理而出。則民必傲令而出怨言。必以悖理而入矣。未有君施逆令而民無逆詞者也。况財貨是民之命。所關尚額外加征。貨以悖理而入。則一旦民命靡依。禍出不測。必以悖理奪之而出矣。

此節言內末者之不能有其財上二句。輕引起下二句。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而太字重看。空言尚且必報寔。利益能甘心多少。悚惕。人主陳伯玉曰。此與上節合看。蓋民散而財為可留。民聚而財為將往。所以聚散之者我也。現聚散出入之故。則知本矣。張彦陵曰。此兩節要者兩個是故字。是聖人吃緊提醒語。

康誥節

不但民情去天命係之矣。周書康誥曰。惟天命去

留無常。蓋言人君一念而善。便得天命。若一念不善。便失天命。上之得失。倏忽轉移。果何常而慎德要矣。

此承上五節而言。不作結。上五節。此釋書不可太泥上文。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來。拈出一命字甚妙。帝之命。主于民心。故因上節民心之聚散。看出天命得失。來。非是。民心推到天命上去。得失之機。全在二則字。上有分毫。不爽意矣。守住脚。不可玩。言惟善則得。一不善便失。可不慎哉。得失。只就善不善。言非。落一層說。二之字。即指命言。全重下句。醒人主。勿交互說。又于子曰。二則字。正是命。于常。處危之。詞。非必之。詞。說善說不善。須要合緊。矩章句。

楚書二節

試現伯國。統知所重。而不專其利。况有天下者乎。楚書曰。王孫圉對趙簡子曰。楚國無以金玉為寶。惟以現射父與左史倚相之善人為寶。楚可謂知所寶者。即國土之何足寶哉。勇犯教文公對秦使者曰。出亡

下句不必如鄭註。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五條只以君臣上下並言。因財貨以明能繁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問繁矩如財利。朱子曰。畢竟人為這箇較多。所以生養人。只是道箇所以殘害人。亦只是這箇。○此章大槩是專從繁矩上來。蓋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好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

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饒雙峰曰。此得失字串前得失字。以財為本。則不善則失眾失國矣。○盧玉溪曰。有德則能繁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在也。所以得天命亦在此。無德則不能繁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此引

康誥之書。以結前五節之意。與前引文王詩相應。命不于常。即竣命不易之理。善則得。不善則失。即得國失國之意。此所謂善即止。至善之善。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陳三山曰。楚史官所記之。言不寶金玉。而

寶善人也。許東陽曰。第三節言用人中分七段。一段

勇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

季四明曰。楚為春

耳。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

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此兩節猶書記帝王而繼之以秦誓。故下文及之。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饒雙峯曰。寶者指財而言。此就財上說來。却接用人

在外之人無以得國為寶惟仁愛乎親居親喪而尽  
哀痛之誠為寶晉不知所寶者

此二節又是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承上起下與  
秦誓節俱作過文者若將無以為寶者終上不專  
利之意將惟善為寶者起下能愛人之意惟善為  
寶仁親為寶去見真心之合矩處是知天下之至  
寶者德也王伯不能越况乎天下者乎

秦誓節

秦穆悔不用蹇叔之言歸而誓曰若得一個臣民社  
倚以安危人才視以進退一或在才能上着脚便不  
虛明不能容現其貌則斷令忠君愛國之念  
誠一不二似無他技能可見乃其心湛然在中坦夷  
平易雖日運量經營于世而曠然恬適更無一毫知  
識意見之累何等休即此休上之心空洞無外以  
平為境以易為懷如有所容焉蓋有所容必有所不  
容如有容正無所不容其量之大有不可得測者休  
休雅以名狀故強以有容狀之技之所在視為人有  
或生忌即視為已有或生嫌若已有之則忘人忘我

天下才為天下用惟恐其不盡也心好之口必稱  
揚但心之羨慕已極口必形容許多不盡此非虛飾  
好賢之名根于自慊而本于意誠以此之故集思廣  
益其利不獨在我一身用能開苞桑以保我子孫市  
膏澤以保我黎民尚去有利哉若小人見人之有技  
恐其形已之無才也不特媚嫉其所長保其入而惡  
之使無所容于人之所聖恐其形已之無德也不特  
拂戾其嘉誅嘉猷使不得通顯其德如此寔不能  
容天下之才德矣只此不能容一念便不能保我子  
孫黎民其于國也名曰危殆矣哉

也休休二字其義深長有淡然而無欲之意又有粹然  
至善之意曰如有容其量之大不可得而測亦不可  
得而名言也有技若已有之能容天下有才之人則  
天下之才皆其才也若聖心好不啻若自其口出能  
容天下有德之人則天下之德皆其德也信乎其能  
容矣前言如有容此言寔能容二句相應人君用此  
人其有益於人國可知有技疾惡之彥聖俾不道不  
能以天下之才德為才德人君而用此人國家豈不  
危殆能容者用之其利如此不能容者用之其害又  
如此人主在擇一相者此也此又黎矩之先務也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

能愛人能惡人  
逆讀為屏  
古字通用

逆猶逐也言有此媚嫉之人妨賢而病國朝廷上不  
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深字痛字極力  
發出兩能字意以其至公  
無私合乎人心  
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陳北溪曰  
此能公其

說去蓋天下惟理財用人二事最大○許東陽曰二  
段檀弓大學引之其意若曰豈惟不寶金玉至於國  
家之利亦非所寶而惟寶人也此兩段承  
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

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

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

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小古賀反書  
作介媚皆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  
山曰

聖字專言之則為眾善之極對  
尚庶幾也媚忌也違

眾善而言則止於通明之一端  
盧玉溪曰一个挺然獨立而無朋黨  
拂戾也殆危也  
之謂斷斷無他技德有餘有才不使

作故曰他者外之詞其心二句上作一句讀如有  
容即在休中想出現他心如此休上正逆斷  
來蓋人只在才能上着脚便有所蔽若斷上之人  
其心已無一毫功利物我之私只是湛然在中是  
何等休即此休之意空同無外即有容不足  
以不之故曰如有容要發如字透如有容不是如  
物之有容休上慶難以名狀故強以有容狀之與  
寔能容字一般寔字對如字者既云如有容又  
云寔能容無非形容之詞入之有技二段都是想  
其心量如此技有才者彥聖有德者凡人情每以  
才不自己出為媿今日若已有之不足其用不快  
不嫌其不自己出也與下媚嫉反看自其口出與  
他人出諸出者不同已是極口揄揚了曰不啻則  
中心之好更有溢于揄揚之外者所以極快其契  
合之深也寔能容之正証明如有容句如有寔是  
寔能至是方見其寔不啻口出深于若已有之因  
其賢有大小而待之異也下段亦然曰以能者以  
此故能也此能字與寔能容之能字緊相相下段

好惡而能繁矩者也○饒雙峰曰惡人之所同惡好  
人之所同好即舜之去四凶舉十六相是也○盧玉  
溪曰此承上節下一截而言媚嫉之人待之宜如此  
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能愛人何也蓋小人不  
則君子不進去小人不能絕之則雖進君子而不能  
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  
吾之威在媚疾之人吾之恩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  
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  
以能愛  
惡人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先遠並  
去聲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  
命慢聲  
相近  
是  
○若此者知所好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  
子而未仁者也  
朱子曰先是蚤底意是不能速用之  
陳新安曰舉不先未盡愛之道退

兩不能字亦然一个臣之能如此又何必他技為  
哉子孫黎民側重民邊尚去有利謂利不特在我  
一身以容賢為利隱然見國之利不在外本內末  
也過下不必添若有一个臣一轉媚嫉是忌刻意  
如疾病之害身者然正與若已有相反違之是心  
上與他不合必一言一事不使之通暢也多方遏  
抑快其違之心而後已不能容即不能保便是  
殆了又說七曰殆哉為用此臣者危之也  
**唯仁節**  
可愛在此容賢之區可惡必在彼妨賢之區但兩人  
不相容况小人極善強固就惟仁人心體清明必  
致流之不使窺朝廷意向以而進用是能退且逆之  
四夷之遠不與同慶中國恐域中尚留一凶人即字  
宙間尚有一疵類不和之慶是能遠也此惡乃其能  
愛此謂唯慎獨之仁人不蔽于私故明足以別賢奸  
不掩于欲故斷足以神舉措能愛人而杜嫌疑之漸  
使得安于在位能惡人而服貪士之心使不游肆其  
中傷此正為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之也此

不遠未盡惡之道上文能愛惡仁人也此不能盡愛  
惡之道所以為君子而未仁者也○許東陽曰五段  
言繁矩而薦賢當速退不肯當遠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乎身**  
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  
仁之甚者也  
盧玉溪曰人性本有善而無惡故人皆  
之性耳苟好惡惡善而拂人之性則失其本心甚  
矣非不仁之甚而何菑必逮身為天下僂是也  
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  
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葉括蒼曰上一節雖未書  
好惡之極猶能知所好惡  
尚不至於拂人好惡之常性今有人焉於人之所當  
好所同好者反從而惡之於人之所當惡所同惡者  
反從而好之如此等人不仁之甚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如德無量之得者

此即特出仁人放進來便見能惡正所以成其  
德廣度仁人慎德君子心休明鑑燭透媚嫉人  
遺毒靡餘故放之羈置一處不許他遷流之發遣  
遠去不使在中國方斷絕得奸惡種子自昔大奸  
巨孽放開散地未嘗不規朝廷意向以苗進用之  
机今救之不化之區庶各還其本位不至傷殘我  
仁愛之中國也况能改善類乎妨賢既去容賢始  
留此謂二句却兼能愛言以能愛全德能惡來而  
兩能字又提在一在字看出

見贖二節

若夫見有弊之賢不能奉用之即奉而遲疑延緩不  
能早見用之是忽略苟且全不經意養賢人進退無  
關國之輕重者然非慢如何見媚嫉之不善不能退  
默之即退而懷柔容隱不能送諸遠方是以舍容始  
息之心待不肯乃其大差誤處非過如何蓋當其未  
見則賢者有所冀不肯者有所畏見之而猶如  
是則賢知其必不用不善知其必不去此等人見理

端明心力甚軟故至于媚嫉之人之所共惡者而反  
好之于有容之人之所共好者而反惡之蓋愛惡生  
于情發于性至性無假也仁人惟能愛惡以順人  
性則此為拂人性矣好惡頗僻若此專為一身畜快  
活乃及身之禍即在現前言及此有天下者即不為  
子孫黎民計獨不為身計乎

此二節俱是用不能繫矩四個不能字正與上  
二能字相反見賢見不賢二見輕看先是發意命  
與急親賢反過是誤過言其錯過瘴惡之犬典蓋  
謂卒不能先又將退之矣不能遠又將進之矣此  
必好惡拂人之性不曰拂情而曰拂性明德也  
民好之之民惡之之明德于天下也此性率之  
則明拂之則昏當必速身天灾曰灾逆人者必至  
逆天故曰灾必速夫身一字正對子孫黎民好惡出  
愛惡出于至公其福可以貽之子孫黎民好惡出  
于至私其禍且先及于吾身可不畏哉此比前子  
孫黎民殆更緊一步危言動之須知此與上文只  
作一個入看

君子以位言之

道即大學之道脩己明明發己自益為忠循

物無違謂信朱子曰發於己心而自盡則為忠循於

是忠之發伊川見明道此語倚胸故更

云盡已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便更穩當驕者矜高肯

下同民泰者侈肆必至于橫斂此因上所引文王康

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加切蓋至此天

理存亡之幾決矣朱子曰初言得失衆再言善則

驕泰分明是就心上說出得失之由以決之忠信乃

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陳北溪曰

忠信者繫矩之本能繫矩者也驕泰者任己之志不

能繫矩者也饒雙峰曰此得失字又申前兩段得

失字而言由上文觀之固知得衆得國而又知善則

得之矣然所以得此善者亦曰忠信則得善之逆驕

泰則失善之道矣忠信即是誠意驕泰乃忠信之反  
也以此觀之可見誠意不特為正心修身之要而又  
為治國平天下之要○胡雲峰曰前兩言得失人心  
天命存亡之機也此言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也  
章句此一幾字當與誠意幾字參看○蔡虛齋曰  
忠信即誠意乃繫矩之體繫矩即忠信之用裏面忠  
信外面自然盡得繫矩許多道理故曰必得之  
連下生財好仁未始非忠信之心所運用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

則財恆足矣

呂氏曰呂氏名大臨字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皆務

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

因時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用舒于節○盧玉溪曰

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

而得夫之機也。決耳。是故君子有絜矩之大道。道以滿吾心之量。而大即以滿天下之量。而大也。而大道之得。必以忠信。忠信之心。公則任直而流。自性之喜怒。一符人當然之好。惡能普物而公。用之便是夫道。而由得。驕泰之主。不欲行此大道。但求忘我心。自視大視人。小民隱不介。于懷便失此大道。則忠信要也。

是故二字。總承上好惡。理財用人。來是結脈語。大道即絜矩之道。以其條約而術廣。故曰大。前已詳言。道之得失。此則推本其所以得失。故得失二字。輕二以字。極重。必者決詞。言其得失不爽也。忠信驕泰。正其心上。剖判得失。未見得平。天下大道。得失。在人心。其忠信是愛民之心。真切誠寔。流之政者。自與視民。疴痺。一相。未有心切為民。而政及佛民者。即此便是絜矩。就是得大道。矜高者。必欲勝人。視民益卑。侈肆者。放手禮法。好惡任已。是全然有我之私。自私自利。大道如何不

失二句。酒柳揚說。不是對說。

生財節

苟能以忠信之心。理財。自有生之大道。天地之心。生天地之財。君民兩利。血脉流通。乃是大道。大道何如。生不止是驅民歸農。工商賈。皆有生世間。無一閒曠之人。是生之者。眾。從有食之者。常足以配其生。便是為。不止是農夫耕作。農工商賈。皆有為。并力去。為一年無閒曠之日。方是疾。縱有用之者。常足以。其為。便是舒。則一歲之生。常不。于一歲之食。之為。常不。于一歲之用。財源流注。不竭。其生。則恒。則。矣。以聚斂為哉。此節是又。上大道中。抽出。生財一項。言之。生字。大字。正破他。聚斂之小術。生眾為疾。務本也。所以。開其源。食。用。舒。節。用。也。所以。節。其。流。恒。足。指。國。用。說。是。澤。通。上。下。公。私。皆。充。盈。無。虧。意。要。本。氏。來。韓。求。仲。曰。生。財。大。道。即。絜。矩。大。道。方。是。平。天。下。經。濟。與。管。商。之。術。不。同。一。說。董。日。講。曰。非。是。以。財。為。重。而。為。之。料。理。互。說。到。小。人。當。害。並。至。正。是。破。除。

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東新安曰。務本疾。所以開財之源也。節用。謂食者寡。用者舒。所以節財之流也。疾。謂速。舒。謂緩。未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陳新安曰。此古人生財之政也。蓋與后世異矣。饒雙峰曰。財者末也。財雖是末。亦是重事。若要生財。亦自有箇大道。理生眾至用舒。此四者不可缺一。乃生財之正路。外此皆邪徑也。○金仁山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之。故傳之四語。萬世理財之大法也。○黃洵饒曰。此大道字。是君子有大道之道中之一事。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忘身以殖貨。朱曰。仁者不是特地散財。買人歸己。只是不私其有人。自歸之。而身自尊。是言散財之效如此。不仁者。只務

聚財。不管身危亡也。○饒雙峯曰。財散民聚。此以財發身。財聚民散。此以身發財。○許東陽曰。二段言仁者外末。不仁者內末。即前節內德外財之意。○蔡虛齋曰。慎德。忠信之人。有大道以生財。不封不殖。血脈融和。元氣流貫。天下之滋榮。一身之滋榮也。

未有好仁而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問如何上仁。曰。只是一箇道理。在上便喚做仁。在下便喚做義。在父便謂之慈。在子便謂之孝。所以事必有終。盧玉溪曰。亦所謂循天理則。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陳氏曰。惟上之人。不妄取民財。而所好在為事。無有不成。遂者矣。天下之人。皆能成遂其上之事。則府庫之財。亦無悖出之患。而為我有矣。非若不

聚斂之迷以發其好惡之公心也。是終財者末也。

仁者是節

然身大道也。唯仁者以忠信之心生財為能通。天下為一身不聚。天下愁怨不平之氣便是身之敷。榮慶是以財貨不覺之身也。若夫不仁者。賊絕生。机其精神。自枯槁。徒以一身發無用之財耳。然仁者豈患無財。以上愛下曰仁。以下報上曰義。未有君上忠信而仁以恤民。而下民反不好義。而報德輸忠者也。下既好義矣。則赴國事如身。而未有好義而奉上之事。不為其乏之者也。好義則公府之有。皆君有。安見府庫之財。而不得安享其有哉。至此而不。愈非所慮矣。

仁者是能繁。矩以財。發身。不是有心散財。要人奉已。蓋王者以天下為一身。吾能同好惡。戒封殖。民自尊親。戴之。吾身之元氣貫輸。榮矣。不仁者反是。此便是忠信。驕泰之別。羅雲仙曰。仁者之財。即其仁也。發身。即與具瞻之象。相閔通。天命之靈相。

降下節非言以財發身之效。正恐人疑以財發身之仁者。未必有財。故連用三個未有字。一步歸到財上。提醒好利之主。甚切。然則人主何憚而不好仁乎。首末二句。重中句。是造。仁義兩字。須在財用上見之。視民一體。不忍橫征。以傷民生。為仁。一切貢賦。知其分義之當然。為義。以時輸將。不敢後。是終事。常為守藏。不敢觀。便是府庫財。即其財也。

畜馬節

即聚斂之臣。為所用之。孟獻子曰。士初試為大夫。得畜馬乘者。已食君祿。不可察雞豚。以爭小民。孽息之利。卿大夫。喪祭皆得。用水之家。食祿已厚。不可畜牛羊。以爭小民。畜產之利。若有采地。出車百乘之家。食祿更厚。不可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以刑民。財。寧有盜我府庫之臣。即傷已財。而害於不及民也。蓋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也。獻子豈徒為有家訓哉。正謂有國者。不當以專利一已為利。當以心之。將安即義之所安為利也。

好仁之人財悖而入亦悖而出也。○陳新安曰。此章自仁人放流之後。言仁不一。與此節皆當參玩。○許東陽曰。三段言。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木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陳新安曰。孔氏疏曰。按書傳。士飾車駢馬。詩云。四牡駢駢。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云。伐木之家。是卿大夫。今別云。畜馬乘。故知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木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水者也。周禮。天官。凌人。掌冰。正歲十有二外。饗之膳羞。鑑焉。凡酒漿之酒醴。亦如之。祭祀共冰。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槃。冰凌。冰室也。鑑如甕大口。

以盛米。置食物。酒醴。干中。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以禦熱氣。防失味。變色也。

臣之食。君子寧忘已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聚斂之臣。舉此以。而不畜聚斂之臣。見用人與理財。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朱子曰。以萬物皆得其分。君臣得其為臣。父得為父。子得為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也。孟子分別義利。其原蓋出於此。○盧玉溪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蓋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証獻子之言也。獻子嘗師子。思能知義利之分。故能知繁矩之道。○蔡虛齋曰。義者宜也。上之人於理於分。本宜愛育黎元。故曰。義生財。散財。即義也。發身守財。即義之利也。而人君率悖義以趨利。則聚斂之小人。悞之也。故引獻子之言。以警之。下甚言小人之禍。以申不可畜之意。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



文分明說出義之為利。而利之非利了。故此即引欬子語。反覆証之前曰仁。此曰義者。對利而言。故曰義。即仁也。欬子所惡在聚歛之臣。只借雞豚等形起耳。雞豚牛羊。所使有限。即公此于民。所益亦無幾。但此察畜之念起漸不可長耳。至聚歛之臣。說到不可畜處。而却以盜臣相照。蓋盜者。不遺侵吾之利。而聚歛者。則吾之赤子。玩曰與曰。寧語氣。總是甚言不可畜之意。又只是仁者之心。如此未曾說到利害上。去。此謂二句。是曾子以欬子言斷之。就平天下者說。義利之害。自下節申重。此處只以義利對言。論道理。體貼為利為不利。為字中要摹寫。盡情。或云此謂二句。緊頂上文。是取欬子知大道。非因家通。固如是。

長國節  
以利為利。又有害乎。彼長國家者。所少非財。而務聚財用者。必自聚歛之小人導之矣。其寔由彼人君不察其奸。方以為利國而善之。賞其納忠。嘉其任能。不知小人若假之大柄。使之為國家。將使民窮財盡。

為國家蓄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彼為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關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盧玉溪曰。長國家不務聚財。而務財用。利也。君子喻義。人主用君子。則能聚財矣。小人喻利。人主用小人。則不能聚財矣。此天下治亂之分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盧玉溪曰。財者天所生而民所欲。事聚歛則失人心。而于天怒。故蓄害並至。○自由也。言由降害自人作。既已並至。此時雖用君子亦晚矣。無救於禍矣。所謂狗人欲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者。此也。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上所引就理上說。固足明聚財之當務。下所引就利害說。尤足明聚財之不容不務。言愈丁寧。逼人欲而存天理之意。愈深切矣。○胡雲峰曰。自生財有大道。以後凡四節。前兩節自君

勢必上干天怒。下拂人心。天當人當。襟然並至。雖有能聚。矩之善者。極力扶持。而天命已去。人心已離。竟無如此國勢。領何兵。求利之字如此。謂有國者不當以小人。歛之利為利。當以仁之義為利。而平其心。以平天下也。必利心去。而後能慎。德以忠信而聚。矩矣。

上言聚歛。臣不可畜。此政發明。不可畜之故。前節虛。此節實。長國家三字。重看。曰長國家。原非之財用。何以獨急。于財第小人。欲媚其君。多借。以進身之階。故曰必自小人。自字。答外人。倡導。曰使君。贊君。假借。大柄。自遺患也。彼字。指君言。以君為彼。因其用聚歛。小人故有外之。意。善之。嘉其能也。惟善之。所以使之也。爾。嘗釀于善。小人之。心。並字。極言之也。善者是慎。獨之君子。公利之仁人也。小人當國。定有一番。幹。旋。挽。回。手。段。今。只。為。小人。喪。敗。之。甚。著。乎。不。得。故。有。無。如。之。何。之。話。此。二。句。正。所。以。甚。小。人。之。禍。此。語。最。當。猛。省。又。須。知。此。二。句。非。只。為。善。人。難。措。說。自。是。把。無。如。之。何。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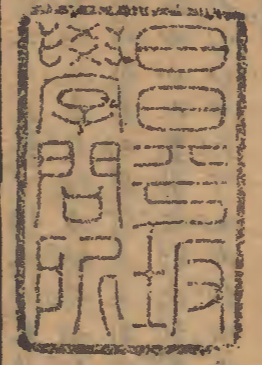
身言。後兩節自君之用人言。進君子退小人。乃與民同好惡之大者。是又所以為聚財之要道也。故此章言聚財之道。必以進君子退小人終焉。既致嚴於君子。小人之辭。復致嚴於義利。理欲之辨者。乃大學反本窮源之意。即本心存亡之幾。決天下治亂之幾。正以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故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許東陽曰。此章大意。治天下在乎聚財。而聚財在於同民心之好惡。以公其利。不可用小人而專其利。皆推廣聚財之意也。理財用人。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盧玉溪曰。聚財天下。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則明德明於天下。而無不止於至善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旨趣後六章細論條目

此劫存國家者却不可用小人以構此禍也此謂  
 二句較上二句更明白申重言之陳伯玉曰利即  
 無害且不可務而並至之害已如此義即無利也  
 當為而發身之利已如彼故自仁者以財發身至  
 此節有並列之以為人君借證云  
 陳慧生曰此章推繫紲之心以理財用人是明  
 德于天下的大作用章內曰慎德曰忠信曰好仁  
 曰繫紲之本曰同民好惡曰為民父母曰財散民  
 聚曰保子孫黎民曰不畜聚歛妙繫紲之施可見  
 明德大人與天下之民如自家骨肉一般何等相  
 親此云明德親民一大提圖足及一章大旨彼分  
 折段落俱是支離之見



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洛物致知為明善之要法第六章乃  
 誠身之本誠正脩皆所以誠身而誠意為之本始在初學尤為當務之  
 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蔡節齋曰明善之要誠身之本朱子於篇末尤懇切為學者言之何耶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學者用工夫之至要者不過明善誠身而已明善即致知也誠身即力行也始而致知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終而力行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知不致則真是真非其辨而後何所從適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禪亦徒為空言此大學第五章之明善第六章之誠身所以為學者用功之至切至要

大學大全卷之一 終

文苑已巳

